



又 7
4088
1



門又甲7
號4088
卷1-2

草榭談獻上

崔致遠新羅王子

首翁政丞王白二尚書

大朗慧智證慧昭

南乙珍趙瑜李陽昭

李乙流尹安國尹淳

鄭希良朴枝華

南師古鄭斗

權吉申吉元

林權宋齊民

樂德齋

鄭起龍洪季男高彦伯

李福男任鉉金敬老

白光彦李之詩金德麟

魯認金永哲崔陟

郭祐諸沫

僧休靜僧惟政

晋州妓桂月香

柳成龍兄柳琳叔

金蟾愛香論介今玉龍岡妓

姜緒趙忠男

海上漁父醴泉隱者成處士

鄭之升李之蕃

金萬壽光鈇

劉希慶白大鵬

曹德健白胤耆

王一寧金溟鵬

李成梁女李成龍

鮮于浹李載亨

李立張遴

權井吉朴義

朴震龜馬神仙
慶運宮宮人韓保香李守則

草榭談獻一

崔致遠新羅王子

崔致遠字孤雲黃州人年十二隨海舶朝唐乾符元年登第年二十八為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黃巢叛都統高駢辟為從事為駢草檄聲巢罪徵諸道兵討之由是名聞天下致遠見天下已亂心懷思東歸光啓元年充詔使還事新羅為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事唐素以聲律取士韓偓杜荀鶴之徒皆以文章名然儷文推致遠為妙所著桂苑筆耕二十卷載唐書致遠既歸金氏政亦衰弓裔叛於



北原甄萱叛於全州真聖女主淫亂惡隱士王巨仁
譏國政因欲殺之小人蒙蔽忌致遠貞直出為泰山
富城二郡太守致遠自仕唐至歸本國皆遭世亂迤
邐蹇連動輒得咎自傷不遇好自放於山海之間慶
州南山剛州水山陝川清涼寺智異山雙溪寺合浦
別墅皆置臺榭植花果松竹之屬喜逍遙自適乾寧
元年上書言國危陳便宜十事主不能用乃八伽伽
山海印寺與母兄浮屠賢俊及定玄師為道友從之
遊一朝脫其冠與屨遺之林中不知所終自致遠自
唐還二十二年唐亡八伽伽山中二十九年新羅亡

六朝事迹雙女墳記曰鷄林人崔致遠乾符中補漂
州尉嘗憇于招賢館前有塚曰雙女墳詢其蹟莫有
知者因為詩吊之是夜二女前謝曰兒宣城郡開化
縣馬陽鄉張氏二女少好文章以才情聞父母嫁為
鹽商婦憤恚以死天寶六年同葬于此燕語至曉而
別在漂水縣南一百一十里

新羅王子失其名敬順王金傅子也王國弱土盛議
欲降高麗王子曰國之存亡天也當與忠臣義士以
死自守豈可以社稷輕與人乎王不聽使金封休賚
書請降高麗王子哭辭王率其僚屬八金剛山玉鏡

峰倚巖為屋麻衣草食終其身八山時石城至今尚存慶州南有上書庄世稱致遠上書王氏所然致遠好高節豈為王氏陰贊耶殆言王氏將興以戒新羅之君臣後人不知以為上書王氏也王氏贈內史令文昌侯從祀國學豈亦德致遠陰贊哉殊不知致遠之心也王子之八山北地王謀後一人也金傅豈不知愧哉

首翁政丞王白二尚書

首翁政丞弓裔時人芝峯李晬光曰故老云弓裔時宰相辰起明者弓裔無道托疾不仕自號首翁軒意

是也然未詳鐵原弓裔故都也府北之楓川原有宮闕遺址其傍近有首翁政丞墓相傳首翁軒也

王白二尚書失其名廣州退村有杏陽里州人言王白二尚書當國家顛覆相與退居于此接屋為隣種杏數百株退村杏陽之名以此至今其里多杏其前嶺曰望主嶺二尚書月朔所北望痛哭處也杏陽東十餘里即楊根地也有洗耳亭又少東江上有王忠里差南有歸農浦皆前朝遺老之所居其人皆不傳歸農浦後變為九雲浦音之訛也

殷之末伯夷餓死於首陽山箕子東出朝鮮傳曰太

上達節其次守節伯夷箕子聖者也猶守節况不及
伯夷箕子而能達之乎首藹政丞及王白二尚書殆
守節之徒也惜乎其名不傳也不朝峴杜門洞皆在
松都 太祖大王遷都漢陽麗朝大姓七十餘家不
從入杜門洞惟曹義臣林先味孟姓人傳之然孟又
佚其名 正宗癸卯立祠賜額曰表節春秋祭祀不
絕也

大朗慧智證慧昭

大朗慧和尚新羅武烈王八世孫也嘗遊中原佛光
寺問道於如滿如滿白居易空門友也輒為朗慧屈

曰吾聞人多矣無如子之善者禪道其東乎去謁寶
徹和尚寶徹曰昔吾師馬和尚訣我曰春籜繁秋實
寡攀道樹者非所叱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者
封之東流之說蓋出釣讖彼日出處善男子根殆熟
矣師言在耳今付若印武宗會昌五年沙汰僧尼敕
外國僧歸本國朗慧隨使舶歸住錦城之熊川寺憲
安王卽位乞言對曰孔子對魯公之語具在景文王
卽位召朗慧至京而師之嘗問曰劉勰文心雕龍曰
滯有守無徒銳偏解欲詣真源其般若之絕境敢問
絕境云何對曰境絕則理亦無斯印也默行甬後館

深妙寺王不豫召朗慧朗慧曰山僧及王門知者謂
聖住為無住不知者謂無染為有染然顧與王有香
火因緣忉刹之行有期矣庸無訣乎遂詣王王薨憲
康王即位泣留朗慧無遠去朗慧曰古之師則六籍
在今之輔則三卿在山僧何為者蝗蠹桂玉哉以三
言獻之曰能官人翌日遂行王嘗問何以益國朗慧
以何尚之以心聲對宋文帝者為對王覽之曰三畏
比三歸五常均五戒能踐王道是符佛心大師之言
至矣是時唐僖宗以黃巢之亂八蜀王將使使奔問
邀朗慧為天子徵福王曰昔文考為舍瑟之質今寡

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開混沌之源
王雅善華言發口成儼語朗慧退謂王孫蘇判鑑曰
昔人主有有遠體而無遠神者而吾君備人臣有有
公才而無公望者而吾子全國其庶乎以文德元年
沒僧臘八十九真聖王謚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
朗慧性恭謹語不傷和氣論生徒曰彼所毀不濟我
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盍努力自飲且食凡所營昔役
先衆人每言祖師嘗踏泥吾豈暫安棲
智證大師姓金氏王都人號道寧字智詵母夢一巨
人曰僕昔勝見佛季世為桑門以嗔恚故久墮龍報

報既矣當為法孫因有娘長慶甲辰生儀狀魁岸九
歲喪其父哀毀幾滅性有追福僧憐之喻曰幻體易
滅壯志難成昔佛報恩有大方便智證仍感寤輟哭
白母請為僧不許即亡去八瑞石山年十七受具始
就壇覺袖中有神光探之得一珠景文王寓書曰伊
尹大通宋纘小見以儒譬釋自邇陟遐旬邑巖居頗
有佳所不可擇矣無惜鳳儀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
孫立言為使既宣教因遂乞為弟子荅曰修身化人
舍靜奚趣獻康王召見于月池宮時月色甚明正當
池中智證俯而覬仰而告曰是則是餘無所言王洗

然契悟遂拜為忘言師師欲行王請少停對曰謂牛
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鳥為惠不賢請從此辭王喟
然以韻語歎曰挽既不留空門鄧侯師是支鶴我非
趙鷗中和壬寅泊然而逝僧臘五十九王賜謚智證
塔號塔照

慧昭姓崔氏其先隋人從征遼沒驪貌遂為全州金
馬人母夢一梵僧謂曰吾願為阿嬖子因寄琉璃鬘
未幾眼生慧昭自為兒戲必焚葉為香採花為供或
西向危坐未嘗動容貞元二十年為榜人隨貢使渡
海行至滄洲謁神鑑大師師即怡然令受誡慧昭形

貌黯然衆呼為黑頭陀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
寺琉璃壇其母所夢琉璃鑿者始驗遂八終南山食
松實而習禪大和四年還本國聖德王迎之曰彌天
慈威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鷄林之境成吉祥之
宅慧昭自尚州長柏寺至康州智異山花開谷得三
法和尚蘭若之地修堂宇而居之愍哀王立降璽書
別求見願慧昭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願為使復于王
王愧悟以為色空雙泯定慧俱圓賜號慧昭避聖祖
諱易照為昭晚居南嶺之麓將逝告門徒曰萬法皆
空吾將行矣無以塔藏形無以銘紀跡逝時法臘七

十七于時天無纖翳忽風雷起而帝狼號咽已而紫
雲翳空空中有彈指聲慧昭性不散樸每王人傳命
遙祈法力則曰凡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傾心護
念為君貯福何必遠紆綸言於枯木朽株或贈胡香
以尾載糠灰不丸而煬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處心而
已或贈漢茗為供以薪炊石釜不屑而煮之曰吾不
識是何味沾腹而已守真忤俗皆此類雅善梵唄音
調爽快東國習魚山之妙者宗之獻康王追謚真鑑
禪師塔號太空虛
智證等新羅三名僧也崔致遠並為之銘自新羅至

高麗崇尚佛法王子為僧公主妃嬪聽法麗末儒學之士如圃隱牧隱磊落相望然未能悉闢之如道說無學之說或行於縉紳間及至我朝儒學大起僧徒不期乍而自斥佛宇並摧殘毀壞物盛則衰固其勢也三名僧皆有禪理如朗慧能引聖人之言以訓王亦奇哉

南乙珍趙瑜李陽昭

南乙珍宜寧人事高麗為叅知門下府事王氏政亂棄故楊州之沙川縣躬耕以自給其後子曰在佐太祖開國為元勳太祖問在曰卿叔父安在在對

曰在沙川縣上下令楊州徵之乙珍辭不起被髮逃之紺岳山中與世相絕太祖知其不可奪環其所居而封之號曰沙川伯後人刻其像於石室且俎豆以祀

趙瑜淳昌人有至行幼喪母能致哀謹禮居後母憂亦如之父沒躬負土以葬之高麗之末士大夫不行三年之喪獨瑜與冶隱先生吉再圃隱先生鄭夢周行之始以進士及第事高麗至副正高麗亡國朝屢以官徵之至檢校漢城尹皆不就世宗嘉之表其閭曰孝子前副正趙瑜之門其書麗朝官者示不

臣之以成瑜之志也後徙順天之讜川湖南人俎豆
之瑜子崇文節度使崇文與成三問等俱死
李陽昭字汝建順天人高麗代言師古子以 太宗
誕降之歲丁未生以洪武壬戌中司馬亦 太宗榜
也由是益款好相得及麗朝革遜于漣川之陶唐谷
中 太宗三年求得之為置酒其家枉駕自迎陽昭
叙微時事甚悉 上即為詩曰秋雨半晴人半醉命
陽昭賡之即對曰暮雲初捲月初生月初生者 上
微時幸姬名也 上下床握陽昭手曰子真余故人
也將返欲與陽昭俱固辭不就即除谷山郡守初陽

昭從 上讀書谷山山中嘗戲言我欲為此郡得復
見舊遊時山川 上之除以此陽昭又不起 上嘉
之名其山曰清華取伯夷之清及希夷之大華也且
為陽昭作宅山下額曰李華亭陽昭不居之移構茅
屋於林中扁曰安分堂手植文杏於庭鼓琴自娛自
號琴隱臨沒自書旆曰高麗進士李陽昭恐其沒後
書 本朝官也 上歎曰生而不可屈死當成其志
贈謚清華公賜葬地以葬

勝國守節之士多在 本朝勲舊家勲舊早知天命
所歸得歸依 真主以靖禍亂助太平無疆之福獨

守節者不樂是也寧困苦窮約與木石而塊處不願
立聖人之朝與功臣為伍蓋洛邑頑民之志也不有
是也亦何以光革除之際哉

李慶流尹安國尹淳

李慶流字長源韓山人牧隱之後慷慨有志節舉文
科為禮曹佐郎萬曆壬辰倭寇急朝廷遣將守烏嶺
以慶流差從事官屬助防將邊璣璣逃又隨李鎰於
尚州鎰亦軍潰而逃獨慶流與從事朴箒尹暹戰死
魂歸家據靈座告家中吉凶如響時大夫人存而子
穉年四歲每定省如常日教授穉甚勤大夫人請見

其形魂曰恐母氏之憾也屢言之形遂見即被兵狀
也大夫人痛哭幾絕魂叫甦救護曰固慮是也穉當
痘痘劇鑿曰洞庭橘可醫顧何由致之魂曰苟可已
之吾能得之須臾以十餘枚至疾得愈魂忽辭家人
曰吾去矣化生他處又幾年化生於中國江南地當
復至故國魂自是無驗子孫記其語 英宗壬申清
副勅吳達聖來其籍江南也又年甲相符李氏欲見
達聖或曰其事靈恠且邦禁也不可而止

尹安國字

楊州人舉文科為觀察使

崇禎己

巳遼瀋陷虜朝貢路絕使臣浮海至登萊以達于皇

都者十餘年自素崇煥督師以為內地宜禁改貢路由覺華經旅順口鐵山嘴至寧遠衛所過皆險嶠也安國以刑曹叅議進賀京師至寧遠前淹死家人嘗見安國盛駟從從外至皆羅拜迎之安國即下馬入家廟遂寐然而駟從亦滅既而安國坐室架上自言般敗時事甚詳且家中憂慶及奴婢詐偽皆竒中授書其子如常日

尹淳字和仲海平人以筆名時人謂白下體與兄游友愛甚篤俱顯達于朝及游沒嘗孤坐懷思泫然泣下時夜久月沈傍御皆睡忽聞呵導聲至門視之即

游也淳迎拜號哭游止之曰毋悲余方在左帝國為顯職如我朝戶禮曹無帶者也游素嗜水茄時盆茄離離徧庭游曰地下雖好恨無此爾淳呼左右摘以進之辭去朝視盆茄果無如其數摘痕液皆溢
需怪雖不經亦不可無其理也或養氣太剛而凝結不散者徃徃顯其靈或曰魔也然彼皆君子也豈妖魅昏妄之物所敢託乎

鄭希良朴枝華

鄭希良字淳夫號虛菴海州人好為潔清博文學尤深於易弘治八年選進士壯元 成宗薨故事國有

大喪輒作佛事希良即率諸生言不可所言切直坐
竄海州尋釋之中文科為執文館檢閱上䟽言宮禁
事亡所諱由是直聲重朝廷佔畢齋金宗直為文吊
義帝其弟子金駟孫書諸史柳子光素愠宗直輕已
發之以為宗直敢指斥世祖由是史官重得罪謂
希良不告奸杖流義州移金海一年母沒是年得釋
廬於德水上時燕山君荒淫無度希良憂傷不自得
嘗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遂亡去以絕蹤不知所終
其家踵之祖江之孺遺其中屨杖而已以為溺水死
時五月五日也初成宗時燕山君母尹氏賜死燕

山君怨大臣尹弼商韓致亨等不諫止上而反將
順之會王后弟慎守英密訐負罪者快怨望獄大
起弼商等夷滅洪貴達朴闇金宏弼鄭汝昌等皆死
此所謂甲子之禍也文純李先生澠讀易小白山中
有老僧談易甚善先生疑其為希良也問釋知鄭虛
菴乎曰略知其為人也曰世易而禁亦解盍出乎曰
其人者母死不終喪不孝也亡君之命不忠也不孝
不忠何以立於世乎先生遂以為希良也欲厚禮之
釋起去不知所之

朴枝華字君實號守菴

人少受易於花潭先生

徐敬德好修鍊之術八金剛七年而返弟子問其術
枝華曰此乃遺世獨行者所謂非學者先務也與北
窓鄭礪友善礪弟礪師事之 宣朝癸未許筠謫甲
山其夏有鬼妖鉅齒蓬髮右握珣左握火邑發卒擊
鼓而禳之枝華聞之曰不出十年國大亂始於南方
後十年壬辰倭寇殘我七年乃定壬辰之亂枝華年
八十餘子孫相失奔竄八壽春史吞溺水死斫木書
曰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枝華常守靜不以事物
經心性簡潔文章亦如之

昔屈原自傷其潔清而不遇楚君投汨羅之淵君子

謂之忠之過也若鄭希良之投江豈屈原之志也歟
或者疑其不死 中宗之世羣賢並進靜菴先生為
大司憲柄用金漫為大司成金淨為刑曹判書而希
良獨不出宣逆知乙卯之禍者歟朴枝華之沈淵亦
傷時之意也古所謂水仙者近之

南師古鄭斗

南師古 人家槎縣有異術當 明宗時謂判書
權克禮曰朝廷當分黨且有倭亂辰歲變作尚可為
也已歲變作不可為也東西黨果分而倭以壬辰寇
我又云王氣在社稷洞且指 泰陵之麓曰明歲其

東封泰山乎 宣祖潛邸在社稷洞由是而承大統
文定王后薨葬 泰陵嘗過榮川宿雨初收白雲橫
帶於小白山下望之有喜色人問之曰此祥雲也兵
燹將作在山下者得安豐基榮川即福地也後倭寇
由烏嶺榮川豐基距烏嶺纔百餘里倭終不八師古
嘗葬其親輒曰穴亡嗣移之至十皆不吉乃大笑而
不移果亡嗣為讖言蠶目將軍起自西方後李适叛
於寧邊乃蜂目也

鄭斗晉州人居晉之東山人稱曰東山翁有至性隱
居不售於世平生恥匿過而為名且善徇俗人莫之
竒也獨土亭李之菡見之歎曰高士也江右惟此一
人而已晉之人相傳斗有異方能通鳥獸語入山中
歛律鳥獸來馴及沒命其子曰葬我東山之傍至某
歲若當死而無收者亦遺骨于此及壬辰其子遇屠
掠死墓傍其言果驗斗蓋魁梧竒偉托外物以自戲
其文亦不離於濂閩學者

世所稱異術皆無益也福不可倖求禍不可倖避吉
不可幸獲凶不可倖逃夭壽不貳以俟命者聖人豈
欺我哉南師古嘗望東海而歎曰我東之憂徃此殷
矣乃豐臣秀吉始生之日也其明於星象如此其葬

親也十改其葬終已嗣其於命何哉

權吉申吉元

權吉字應善安東人文忠公近六世孫也以蔭補官為尚州判官廉潔有異政壬辰四月十三日聞倭警即發兵十五日夜巡察使金晬傳檄言牧使以兵救東萊判官守州城十七日節度使金誠一至詰吉不赴敵曰牧使老使酒不可付軍事判官促赴陝川吉即與母弟訣令州民徐宜攝判官事領軍二千餘人守州城十八日發兵至高靈牧使金澥軍已潰澥還謂守城軍曰賊在後其鋒不可當若等速去不者死

遂亡誼雖欲守軍散而吉軍尋亦潰吉還至州虛無人從者饑不能興吉覓釜鑊自炊與之飯且吹角聚兵吏民從山谷中稍來集遂求得澥謂曰吾兩人食祿二十餘年一朝背恩圖生可乎澥仰天不荅吉哭曰公縱不欲為國一死獨不念妻子乎遂自書姓名於衣襟中以志之收散卒可七百餘人巡邊使李鎰至見州城不可守欲移軍安東吉爭曰公欲以賊遺君父乎強鎰陳城外川上二十五日日午倭十餘萬迫之鎰走軍潰官奴福守抱吉腰乞避吉不可北向四拜被倭刃死福守及州吏朴傑俱死家人不得

屍葬其衣冠澣不即報朝廷未知也贈恤不行州人
趙靖陳其狀吉子譚又陳疏籲寃遂贈左承旨
申吉元字慶初平山人壯節公崇謙之後以國學薦
補為閬慶縣壬辰倭陷東萊而前聞慶其要衝也即
馳之大邱觀察營欲議兵事道聞府城陷還之縣方
治兵食倭已壓境吏民競請吉元避之吉元罵曰吾
守土臣也捨封疆而安往即整衣冠佩印坐倭至露
刃問曰能馳馬否曰我儒者安能馳馬曰速降吉元
舉手指頸罵倭曰吾不能斬汝汝速斮我頸毋污我
倭怒先斫一臂以脅之吉元罵不絕口遂劓之四月

二十七日也事聞贈左承旨初崇謙與甄萱戰死于
大邱之桐叢府中人俎豆之吉元死復配崇謙
國家有難守土者死封疆職耳然以今所觀聞可死
不可守器械糧餉皆齟齬散漫士卒皆擾攘不固志
不可以調况可以戰乎權吉等徒磨身於鋒刃以報
國顧安能有所為哉

林懽宋齊民

林懽字子中號習靜羅州人中進士萬曆壬辰倡義
使金千鎰起義師辟懽為從事駐兵江華時光海君
在遂安懽入謁三上書請移駕湖南以立中興之基

及還潛入倭寇中以廟主歸明年寇退與千鎰踵倭而南至尚州病甚舁歸鄉里聞千鎰入晉州死之太息曰嗟乎丈夫既與人約忍使之獨死耶自是絕意於世築室海上以漁釣自娛丁酉倭再動統制使李舜臣大破賊鳴梁軍于寶化島糧絕權即捐穀數百石贍之倭悉衆北上鄉人相聚起議往請權為將權辭曰我負金倡義不可復起為將衆曰不忘故忠也忠以濟事衆非公莫與也權強應之巡察使黃慎以聞特拜工曹佐即曳橋之役權守孤頭倭猝犯之天兵亂權軍獨不動自是諸軍號曰進士軍時天將

劉綈以精兵四萬屯順天軍容甚盛人皆以為殄倭在朝夕權一見出語人曰劉公無戰意必以和退果然兵罷權為州縣自試然權素事牛溪先生時人方攻牛溪權不得安屢以劾去屏伏鄉里嘗為千鎰建祠請額于朝君子曰嗜義不倦權以信聞金象坤將死托家孥天將李義托其愛妾曰不于天朝人而于公者知公信也天將吳宗道還亦托遺腹子宋齊民字以仁洪州人深於易土亭李之菡謂曰有一字萬變之理子知之乎齊民潛思不得後至瑞石山靜坐久之乃悟曰此洛書法也豈非朱子所謂肇

其變數而用之者耶齊民好弛置自便然謹於禮閨
門斬斬雖女子必通小學孝經列女傳嘗斬淫祠木
為舟遊海島中村人事淫祠甚神競止之齊民不聽
忽僕夫多立死即為文責淫祠神死者皆甦舟成入
海遇風舟敗路絕不食七日而不憂但有船至而亦
無喜色又猛虎羣而吼亦不怖壬辰倭寇至與梁山
濤起義兵金德齡其中表兄也即起之自入濟州求
駿馬而授之德齡既起賊畏之天將楊元屯南原齊
民往謁元元疑倭謀欲殺之閔純急言曰此東國高
士宋齊民也元驚起自解縛引之座問策齊民曰公

據地不便盍移之元不聽而敗齊民痛 二陵之變
為書曰卧薪記以忘讐修好為辱保民養兵為要間
以奇謀叅錯之請道臣以間道臣格不聞遂乘舟入
海以自絕于世自號曰海狂以終子曰柁為倭所執
載倭船奪倭劍殺倭殆盡一倭泅而引其徒至柁自
投水死子柁與父母避倭山谷倭迫柁出自林藪走
故為倭所得以免父母既入日本倭愛之粧美女三
人使柁擇之終不肯擇後從信使歸國事在權鞞所
記鞞齊民女婿也

曩時湖南多道學文章節義之士又磊落不羈如林

懼宋齊民者亦出焉是以當島夷之變湖南為國
家根本卒能成中興之績善乎齊民之言曰士不能
得時行志則寧為編戶服甸以供賦役而已何必獻
賦求仕哉誠奇士哉

鄭起龍洪季男高彥伯

鄭起龍字景雲昆陽人初名茂壽萬曆十四年中武
科第一人 宣祖夢神龍起自鐘樓飛昇于天遣內
臣往視之茂壽獨至鐘樓下倚柱而立內臣還白
上召見之奇其狀貌賜今名補訓練奉事既而還鄉
里無所知名壬辰間倭寇八境方與鄉人博即下子

呼曰此男子顯名之日也博局為破即從防禦使趙
倣為先鋒至牛首遇倭殺五百人倭四人持利劍伏
叢薄中欲刺之劍幾及背即射殺之復踰牛首破倭
三峯山下已而為倭所圍乃折椽木為椎搏擊之倭
奴顛骨皆碎即決圍出倣惧倭盛退保金山秋豐驛
倭襲執倣欲殺之起龍即拔劍入倭營大呼倭奴無
殺我防禦使倭益怒搯倣吭將刃之起龍已躍馬斬
倭首奪倣而歸倭奴望見莫敢犯是時起龍母避兵
在智異山中起龍往省母母曰王室有難汝趣行起
龍行至昆陽昆陽郡守李光岳赴晉州令起龍守昆

陽招諭使金誠一又召起龍為游兵將尚州判官權
吉戰死北川及誠一為觀察使復啓起龍攝判官保
金烏山是時倭陷尚州或據山陽或據中牟或據化
寧殺掠人民文莊公鄭經世與州人金光斗康應哲
等率鄉兵與戰敗績牧使金澣驅州民八龍華洞倭
奴將襲屠之起龍救之至谷口倭已被山顧地險不
可馳擊之乃為優人即馬上長嘯或立或卧或隱或
見倭競追觀之起龍偃旗而奔倭盡下平原然後建
旗疾擊之倭敗走僵屍七十里尚州民皆得全未幾
倭自中牟趨化寧起龍發石車多死傷倭猶據城不

去起龍乃發州民四百人屯西亭約火攻倭圍三面
唯缺其東伏壯士城東栗林夜半吹角以為號四百
人以火從西亭入燒倭廬舍倭奴大驚從東門走栗
林兵逆擊之斬四百級遂復尚州十二月與倡義軍
破倭唐橋又大破於大乘山令壯士李希春等數十
人分守險阻遇倭輒狙擊破之 皇朝游擊將軍吳
惟忠屯尚州起龍為牧使遂兼討捕使丁酉夏秀吉
復叛文忠李公元翼開府南方與諸將權慄郭再祐
等議置帥皆曰起龍可 皇朝游擊茅國晃亦言起
龍有戰勝相於是二十八州兵馬付之起龍即日

進軍絲櫛田遣斥候將李希春等夜擊倭竹田中破
之臨龍潭水與倭相持殊不利於戰乃遣安東稜挺
軍伏藪中起龍先登與倭戰佯敗走至理同嶺倭果
悉衆追之起龍乃反旗而戰擒其白馬朱衣者挾之
而馳倭望之奪氣安東軍出藪中夾擊之倭大敗元
翼聞其捷喜曰茅游擊善相人矣遂擢慶尚左道兵
馬節度使是時 皇朝大將軍麻貴擊清正於嶺南
起龍從之至慶州當右營清正襲大將軍軍起龍引
所部三千人破之清正遁起龍追至富平驛又破之
遂復慶州未幾貴屯蔚山距清正營六十里起龍復

與擺賽為先鋒屢翦倭鋒明年春大將軍貴還慶州
起龍獨不返與倭戰清正悉引兵圍之起龍躍馬潰
圍而出清正戒其衆曰此敢死軍也無輕犯初 皇
朝總兵李柷率麾下兵與起龍俱擊倭沙斤驛柷中
丸死麾下軍七百餘人詣貴叩頭請願屬起龍貴具
奏以聞 詔以起龍為總兵官使將柷軍其九月從
大將軍董一元以重兵擊沈安頓吾于泗川一元不
戰起龍固請進兵一元感之以步兵二千騎一千援
起龍為先鋒直抵城下擊破之斬一百三十級會火
發于彭信古之軍軍大亂倭乘之多死傷一元欲收

兵復戰信古誑言起龍軍又陷沒一元信之還星州
然起龍軍未嘗敗也倭奴平辭節度使還鄉里後為
三道水軍統制使以卒年六十一謚忠毅

洪季男南陽人其父曰身修壬辰倭大八身修在安
城起兵擊之身修四子曰震霽雷雷而季男其庶也
季男素以驍武稱從使臣為裨將八倭悉其情而還
巡邊使李鎰方出師募季男為麾下鎰敗復從申砮
於獫狁敗馳至京 上已西幸平壤身修與其四
子方距賊於鎮川鬣頓嶺季男追至軍夾擊破之從
者三千餘人遂築壘于安城南本村而據之賊踰鳥

嶺達于 王京有二路北則由驪州楊根而至東門
南則由竹山陽智龍仁而至南門皆築營壘相屬以
相傳報季男擊南路賊多殺傷賊大挫由是不敢踰
木村而南自陽城至內浦民皆安堵者季男之力也
季男語人曰吾備諳倭狀倭易與耳每戰身先士卒
嘗中丸累創而戰卒得斬放丸者倭畏之相語必洪
將軍以功擢水原判官會身修擊竹山賊死之季男
兄弟五人衝殺倭陣取其屍而歸倭不敢格 上特
命起復除畿湖助防將且令道臣勸食肉季男涕泣
不食一軍感之癸巳秋拜永川郡守無助防如故與

節度使高彥伯軍慶州尋與金德齡擊東萊倭齊耀
馬挺劍試藝於海上倭氣奪不敢出遂還賊碎八慶之
安康縣掠男女五千人而太諸將莫敢擊季男奮曰
安有見賊掠我境而不之擊乎即出擊盡奪之還季
男在郡常鍊士卒整冠械警報 君親之讐丁酉卒
年三十四贈判敦寧府事又旌其閭

高彥伯喬桐鄉吏也中科從元叛胡有名壬辰之難
從都元師金命元頗有斬獲功自請還揚州圖都城
屯倭 上特拜揚州牧使使護畿內陵寢壬辰七月
彥伯之任募壯士據險阻時抄零賊賊大發兵搜之

彥伯善避匿賊終不能害彥伯伏兵 陵寢傍賊近
輒射殺之倭嘗犯 秦陵為彥伯所逐由是各 陵
獲安京畿監司沈岱屯朔寧柳成龍曰書生臨陣終
非所長使彥伯將之必有功岱不從而敗其九月成
龍言圻路諸將惟彥伯可任所將只揚州兵無以為
力請以京畿峽邑兵屬之以辦東路賊 上許之癸
巳正月覘賊碧蹄驛南斬倭百餘級二月軍官盧松
襲倭典農峴軍官慎基具忠卿襲賊沙彌里多殺傷
倭從北至屯於道峰之野彥伯復拚殺之幾盡彥伯
與卒同甘苦約束明以故圻甸諸帥惟彥伯以力戰

名甲午出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與惟政擊嶺南
倭體察使以彥伯明賊情輒主偵探亂平還後坐事
死於獄

鄭起龍等皆猛將也好以少擊衆然每從 天兵戰
未嘗有方面之績惜乎如而人者早得拔擢布列於
嶺南州縣倭雖欲入得乎韓子曰所養非所用所用
非所養此誠治平時所當憂也

李福男任鉉金敬老

李福男字綏甫慶州人徙羽溪少中武科每讀古忠
臣烈士事必為之流涕壬辰春為羅州判官倭寇至

無本道助防將屯熊峴遇倭鋒他將敗還福男奮憤
自馳往擊倭多殺獲倭不敢前陞羅州牧使癸巳九
月擢湖西防禦使行至牙山境縣令名官也不郊迎
即杖之列邑震懼甲午拜南原府使無本道防禦使
乙未罷尋拜全羅兵馬節度使丁酉倭寇再徇倭將
加藤入湖南境福男招募湖南義士金克祧等置帳
下分屯豆峙蟾津以捍石曼子行長時天將楊元以
兵三千人鎮南原勢縮而陳愚衷張維城在全州按
兵不救元求救於福男福男議于衆曰南原朝暮必
陷我不可坐視然必無幸諸君不可俱死願從者從

不願從者去將士為之泣下多散去從五十餘騎疾
驅路遇阻防將金敬老與之俱踰飛鴻嶺倭奴圍
城呼僕隸以頭髮及所著衣授之曰我當與此城俱
存亡以二物歸我家城陷日認我死即擊鼓吹角從
南門緩驅入南原城賊駭之不敢擊福男守北門賊
設雲梯蟻附而發火咒福男與戰屢却之賊肉薄復
進城中皆哭倭知其急攻益力且潛諭楊元空城夜
二更倭登南門將士民人咸聚于北門盡為倭所殺
福男還府中據椅坐元邀與同走福男曰吾不能從
草間求活即自焚死年四十三家人以頭髮及衣葬

之贈兵曹判書謚忠壯又命不祧元見城陷即走倭
編木束刃劒塞路元鞭駿馬先走馬皆觸刃仆相屬
於道元即躍馬騰死馬上而過倭群追之馬少疲即
易騎而走伴使鄭期遠不能從而死元卒以棄軍誅
福男弟德男中武科與倭戰死金化仁男為南虞候
殉節關北庶兄敬憲承憲俱從申砭戰死彈琴臺下
任鉉字士重豐川人少事栗谷牛溪二先生萬曆癸
未中文科為司諫院正言時栗谷已卒牛溪被黨人
所掎鉉退歸鄉里壬辰間倭寇至上幸義州即奔
問行在忌者斥補江原都事捕斬春川賊四百餘

級文忠李公元翼鰲城府院君李公恒福文翼李公
德馨咸薦鉉才略可任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丁
酉甫還搃兵楊元鎮南原請得文武備具者 上指
鉉曰此人可遂拜南原府使時倭復大至人多為鉉
憂鉉曰不辭難臣職也訣母兄而行城既被圍竭力
拒戰賊至益衆以蠟書乞救於楊愚衷張維城皆不
應元遂走鉉止之不可反要鉉同走鉉曰我守土之
臣當死賊乃自登埤射賊矢盡還至館整衣冠北向
四拜曰臣不能保此城臣死有餘罪據胡床罵賊賊
怒刃之年五十一事間贈議政府左贊成旌其間錄

原從一等勲畫殉節狀示中外南原人為祠曰忠烈
以享鉉等諸殉難人 肅宗時謚忠簡

金敬老 人家南原中武科為阻防將萬曆丁酉
倭襲殺統制使元均於開山島長驅至南原敬老在
全州聞南原圍急亟救之遇李福男於道謂曰楊搃
兵只有三千人豈足以當方張之寇乎不數日必陷
不可使 天兵獨死福男遽前執其手曰公言是也
即令麾下欲去者去壯士林士羨等從之不去凡百
餘人遂趨南原城城陷奮劍斫倭而死贈漢城判尹
丁酉之倭以李舜臣據開山島不得志於水戰乘舜

臣得罪而水陸俱進其勢甚盛雖以 天兵之強楊
元走陳愚衷閉城不救獨福男等輕身赴難雖無救
於覆亡亦足愧夫縮朒畏懦者矣

白光彥李之詩金德麟

白光彥字明善高山人家泰仁時鄭汝立所居金塏
相去纔十餘里光彥方中武科以勇力聞且歷仕清
顯即欲相結光彥故不往見汝立懟嘆其黨每光彥
有除軛効之不得赴人勸光彥一見汝立釋其憾光
彥曰汝立將叛吾方違棄之不暇何以見為重峰趙
先生言汝立奸謫吉州沿路守宰畏汝立不敢出見

光彥時為北清判官非素所相識即盛供具而迎之
已而為滿浦僉使丁母憂歸倭難作而 上而狩光
彥晝夜哭 上起光彥為將光彥聞 命墨線杖劍
出募義士數十百人無所屬是時觀察使李洸覲
王至公州聞倭入 王城即罷歸光彥往見洸慷慨
語曰 君父播越公擁重兵而不救何哉拔劍斫洸
席曰吾欲斮公頭請公趣出師擊倭不用命者視此
洸跪謝曰敢不唯將軍之命是聽光彥徐曰公北上
吾為先鋒洸遂將二萬由龍安防禦使郭嶸亦將二
萬由全州光州牧使權慄為中衛將光彥為先鋒約

會稷山嶸將擊龍仁賊先遣光彥視軍所從入光彥
還白路狹林密不可輕進洸素愠光彥謂光彥欲逗
留杖之光彥憤甚自引而起洸令李之詩助之光彥
之詩進兵龍仁始慄戒光彥毋輕戰待中衛至光彥
望見北斗門山之賊壘小即易之不用慄言去賊數
十步下馬坐射賊賊姑不出光彥軍懈而乘之大呼
拔劍斫之光彥不及上馬以短兵殺賊幾百數良久
力竭死之洸卒不救棄旗鼓而走時壬辰五月五日
也事聞贈兵曹判書泰仁人立祠祀之
李之詩字咏而丹陽人祖謙在己卯諸賢間有名之

詩舉武科第一為富寧府使從北兵使李鎰襲時錢
叛胡斬三百八十餘級壬辰金羅觀察使李洸方觀
王之詩以勇為先鋒至龍仁與白光彥擊倭俱死
金德麟字祥卿天安人與白光彥同里以氣節相高
中武科為訓練判官德麟有至性盜入室將刃母德
麟握盜刃哀號請代母死母得免壬辰難作杖劍從
光彥為副將戰于龍仁死之地微不得顯後配光彥
祠左

權元帥慄戰熊峙戰韋州皆有大功倭人畏之然後
李洸至龍仁而潰兵非不精也智非不奇也庸帥牽

掣之無以為功若光彥等使得以一隊自奮豈不能
如權元帥哉乃駢命於零賊惜乎

曾認金永哲崔陟

曾認字公識咸平人父師曾認十五六從鄭介清學
既長學射欲以武自奮壬辰倭寇入湖南畧光州牧
使權慄召認計事慄破倭梨峙繼敗之幸州認未嘗
不在軍丁酉南原圍急認覘賊至南原楊元跳城陷
路塞不得歸倭讚岐守一正從光陽屠羅州認父母
在羅州認一晝夜走至家負父母挈妻子入錦城山
中為賊所獲認翼蔽父母哀號乞命倭感而捨之越

三日又遇倭被繫置順天防踏浦認奮罵倭何不殺
我倭曰你壯而解文官人也以去舟行三晝夜到安
骨浦又二晝夜至壹歧島由西海島之筑前州豐前
州之中津村至伊豫州之浮穴認來時與父母相失
即食素而矢曰幸不死偵倭情而還必圖之上雪山
陵之辱下洒父母之寃而後伏刑王府以明吾志倭
愛扇面題詩認輒為題之多得銀日偵倭人情倭僧
有能詩者亦時為認語倭事明年戊戌上元夜將半
潛從務安人徐景春及我人擄者數輩乘小舟西出
江口被獲將斫於館外認抗言禽獸尚能懷土何怪

乎我倭有奪刃而止者遂不死縛送和泉州日根是月晦聞倭與天朝乞和而薩摩州守義弘禮認甚厚倭僧希安嘗遊中州而歸與認懽甚介而交安西堂者得見其風土記認乞西堂周旋得歸國西堂戒曰子不見夫李擘乎走而被獲刺腹水中死同走者皆戮子慎勿出此時興陽正兵奇孝諄密陽驛卒鄭同京圻私奴風石先認而擄能倭語認潛與三人者謀歸國會天朝差官從者陳屏山李源澄等至倭認潛出見之約同舟往福建五月十七日屏山等船葭浦口認等已潛往攀縋而上行十日大嶽奇峰羅列於

百里外曰天台山也又二日泊漳州之浯嶼寨水軍把摠孫繼爵以認等歸為設饌甚珍認辭之改以蔬果進且與白衣冠留數日送之漳州行二百餘里抵漳之門仍詣泉州過同安縣謁朱文公祠又三日而抵福州州去浯嶼一千四百餘里皆斷石鋪路平夷如砥樓觀夾道甚壯麗差官以認等謁福建省言所從來與所書倭情而退有秀才洪汝諄者謂認曰聞足下抗義不屈脫身而來雖古之包胥子卿何以過足下哉左右見認衣素而飯蔬皆太息曰誰謂朝鮮夷其知禮如是認曰子不聞善居喪者大連小連乎

東夷之人也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教民以八政時則
七閩未暨王化唐以來始因常衮化中國之俗諸公
試思古昔而勿鄙我左右相顧而笑認呈文于省乞
歸久之未獲命布政使徐匡嶽儒宗也見而憐之為
言于省而傳其指曰水潦方漲少俟秋生霖收可歸
又遺閩中問答八卷白金十兩認朝將往謝遇匡嶽
詣御史旁路進帖匡嶽令門子偕詣書院叅講院祀
朱韋齋晦菴二先生也八中門有明道堂軒東掛鐘
西掛磬長廊環之前後左右皆諸生所處也讀書聲
琅然滿耳門子先之已而一秀才出揖認以八相讓

而至于堂諸生秀才各從戶出揖讓而坐坐定各自
書名諸生則倪士和謝兆申等三人也秀才則黃應
暘等二十五人也認既留院久講大學心經請聞其
要訣士和曰孔氏之學只在大學經一章其旨則止
至善其工程則教人以修身認即曰至善者吾之性
在天為命大學之道只是止至善止至善可見於修
身兆申歎曰足下可謂聞一知十者也吾師既賞以
白金又贈閩中問答又送之參講有以也是時陸王
之學浸淫乎東南匡嶽為文寫木屏風張之堂壁東
西皆闢之之辭也認又從兆申請心經之旨兆申曰

心經究人道之分只是敬他日匡嶽為行人李汝奎
講學于明道堂芝峯謹江三山之院羣秀才集而聽
講認亦廁其中既進業秀才三人列于東歌關雉鹿
鳴之章二人東西立考鐘磬而和其聲鏗然而清座
皆肅然拱手而定執事出揚聲曰進講秀才二人敬
應曰諾立案前先講大學之經一章以止修之旨相
難匡嶽端坐隨問而答之講心經亦如之講畢二人
舉案而退匡嶽出諸秀才送至門九月福建省為認
治行具送詣 皇京各衙官與同院生競為詩文贖
之認亦以詩謝遂行由台州覽天台鴈蕩秦望之山

到紹興覽剡溪雲門山若耶溪蘭亭留餘杭十日悉
閱西湖兩山歷嘉興湖州蘇州縱觀吳越山川八金
陵周視六朝之墟過秦淮游揚州二十四橋六街烟
花猶唐之盛路徐州而八山東到尼丘山下謁大聖
祠望岱宗路首陽而達于 皇城之兵部兵部譯問
之認泣陳其始末兵部為之諭曰今當凍沍少待明
春可護送庚子三月兵部員外郎史汝梅始以 皇
旨護送義州 帝賜認馬一疋騎之既至漢陽 宣
祖大王令中官招至上閣門而勞之亟 命乘駟歸
至家父母免倭鋒戍戍以天年終惟其妻梁氏在認

奔往哭父母之櫬空之先壟結廬于側追為之服三年服闋拜水庫別提以將村薦特賜武科為宣傳官主簿等職出為呂島鎮萬戶明年乙巳僧惟政奉使由日本還朝廷令三道舟帥將會于釜山壯兵威以迎之認為先鋒丙午為羣山鎮萬戶以績聞上曰魯認修繕戰艦軍器皆堅利撫士卒以恩持身廉謹特加通政資除水原府使未及赴而除所江鎮水軍簽節制使治行第一民立碑頌其惠鄭仁弘用事見認乘而欲之認曰天朝所賜不可與也仁弘大怒以故為其黨所劾廢于家

金英喆永柔縣人萬曆己未與從祖永和屬宣川郡守金應河戰深河敗陷虜永和死英喆當斬虜將阿羅那請其渠曰吾弟戰死此人類吾弟請免之渠許之阿羅那挈至家英喆與登州人田有年夙夜廝役居半載亡走則左跟又亡則右跟虜法三迹則戮阿羅那意英喆竟亡以弟妻妻之生二子曰得北曰得建乙丑五月阿羅那與英喆戰馬三同有年及華人降者七人徃牧建州江上八月十五夜天無雲月明相與歌呼為樂有季顧語衆曰彼月應照我父母妻子相向慟哭仍語英喆曰吾從征久習知虜中形勢此千里馬行四五日必

抵寧錦遼路已阻聞朝鮮使航海由登州達皇都若可
得以還若豈有意乎衆曰善有年恐英喆顧戀妻子謂
曰吾有二妹美歸日長者行必以少者妻汝於是與英
喆嚙指血和酒飲拜月為誓人齋五日糧一時上馬時
夜半牧馬者皆睡向北疾馳值深灘策馬亂流而渡為
守者所覺追陷大澤中六騎逸餘俱死馳百餘里月落
野多虜帳輒避匿大麓中嚼米飲水月上復騎而馳
行沙漠無人地百餘里歷戰場得破壚止炊又馳達
曙有年顧見山川喜曰已背遼瀋矣行二晝夜抵寧
遠候卒以為虜欲殺之會六人中有兄為候將者驚

止之得不死事聞詔賜英喆衣食及金有年偕之登
州以小妹妻之女謂英喆曰人皆謁舅姑我獨無畫
其舅姑像每晨夕拜之隣有宴飲必請英喆作朝辭
歌舞客無不稱歎者生二子曰得青曰得中庚午冬十
月我進賀使泊登州梢工李連生英喆同縣人也往
呼之連生熟視乃大驚為語其父戰死安州祖依永
和子甬龍母歸蘇湖外家英喆痛哭與連生約同歸
及明年春使還到登州明將發船英喆醉其妻潛走
八連生船底而匿平明妻奔至窮索無所得越三日
回泊于平壤石多山歸故居其祖與母皆無恙英喆

既歸喜幸然新經兵火家產蕭然行哭于道同縣富人李群秀謂英喆孝子歸其女焉丙子秋連生又往登州英喆妻携二子來問英喆曰聞朝鮮又陷虜此路從此絕矣願子一言以釋我意連生具言之有年歎曰英喆丈夫哉必行其志是年冬虜東寇使孔有德攻椴島屯永柔縣令遣英喆致辭有一虜執之曰此吾叔家奴也竊馬亡去吾叔常憤甚今以此奴去縣令脫其桎使還阿羅那又賂其人他物得免後縣令竟取其直庚辰虜犯錦州林慶業領水卒助之天兵戰艦相望慶業陰使英喆往遺天將書曰虜侵我

強弱不敵有此役然 天朝其敢忘乎明日我軍銳去九天兵亦矢去鏃我故受圍而降胡虜可合力破也天將大喜賜銀三十兩青布二十疋火光中有一人執手曰故人何來此視之乃田有年也聞妻子無恙也贈青布歸遺之及還泊為虜所覺慶業以譎得免是日中與天兵合戰天兵圍我軍良久進退者三天兵急鉤我般我軍有不知謀者實放鏡天兵有死者乃解圍去辛巳又從柳琳赴錦州阿羅那來議事見英喆責背恩麾從騎縛之急琳曰公既活之而今殺之何為德不卒也請為公重贖之以細南草二百

斤贖之時英喆虜婦子從軍見之相持悲泣虜主破
天師十萬琳遣英喆往賀阿羅那白前事請罪之虜
主舉手南指曰英喆本朝鮮人八年為我民六年為
登州民今還為朝鮮民亦我民况其大男在
我軍小子在建州父子皆我民彼在登州者獨不為
我民乎吾自此得天下也乃賜帛十端馬一疋英喆
曰願以此馬與阿羅那贖竊馬罪虜主許之又賜英
喆一青驃歸到鳳凰城琳曰向以戶曹物贖汝爾其
償之還家數月戶曹果替銀二百兩英喆鬻驃傾家
產僅納其半賴親族足其數聞者憐之戊戌 朝廷

修慈母山城募守卒免役英喆念從軍苦率其子四人
處之年六十餘窮老無聊每意不平輒登城北望建州
西望登州黯然淚下嘗謂人曰妻子無負於我我實負
之使沒身悲恨宜吾困窮至此然身陷異域終歸父母
之邦亦何恨焉守城二十餘年年八十四而死
崔陟字伯升南原人家府西萬福寺側早喪母獨與
父淑居好武喜交遊不拘小節時倭寇鷓張州縣徵
武士陟恐與募遊學於城西鄭上舍者未浹朔詞華
溢發鄉人稱其敏陟每讀書輒有一女子年可十七
八甚姣好伏窓壁間潛聽一日乘陟孤坐誦書從窓

隙投標梅之卒章筆札多藻彩陟情不自勝欲樓之
而未有路既卒業袖詩而返有一青衣踵至家請曰
兒是李娘娘之女奴春笙也娘娘使兒乞詩於公陟
訝曰爾非鄭家婢耶何云李娘娘也曰主家本京城
青坡里主父姓李名景新早沒主母沈氏獨與娘娘
居娘娘名玉英投詩者是也娘娘有兄得英善屬文
年十九而夭娘娘傳其業去年春避兵沁都從羅州會
津轉至此鄭公主之聯也待之甚厚為娘娘擇佳婿
而未得陟喜甚賜酒食作書通殷勤玉英翌日又遣
春笙報曰妾不幸早失所怙終鮮兄弟生丁亂離獨

奉偏母流離南土恐一朝汚強暴然絲蘿所托必在
喬木竊觀君雍容閑雅昔者投詩非敢誨淫欲試君
之心也自此媒妁存焉不宜更貽書令妾重貽行露
之譏陟既得書乞其父與李氏女通婚姻沈氏以貧
窶難之是夜玉英就其母曰母為兒擇富家婿婿而
不賢雖有粟吾其食諸况今兒身寄他人賊壓四境
隣居崔生忠信人也可仗以濟事得此而配死不恨
矣母不得已告之鄭鄭曰善以崔之才寧久於貧乎
即日送庚帖將以九月之望迎焉無何府人邊士貞
起義兵討嶺南賊與陟偕及期陟欲乞暇歸帥怒曰

君父蒙塵越在草莽臣子當枕戈之不暇况汝年未
及有室滅賊而婚亦未晚也不許玉英之隣有富人
梁氏者聞陟從軍久不得歸潛賂鄭之妻以求媾沈
亦貪其產許之婚奄有日矣玉英屢訴母母不聽夜
自縊寤壁間幾絕母驚救之得不死由是一家絕口
不言梁氏事淑具報陟陟戀玉英方成疾聞之遂篤
帥遣之遂於十月之吉醮于鄭氏家玉英既歸親井
臼治織具養舅甚孝產亦稍饒久之無子每月朔夫
妻禱于萬福寺明年甲午元日往祈之是夜玉英夢
丈六佛曰我萬福寺之佛也嘉爾虔禱錫一男子生

必有異相果生男背有赤痣遂名曰夢釋陟善吹簫
嘗暮春之夜風恬月明在花樹下引一大白據床而
弄玉英和以詩曰王子吹簫月欲低碧天如海露淒
淒會須共禦青鸞去蓬島烟霞路不迷愀然謂曰人
事好乖百年之間離合無常妾於此不能無感泣下
沾襟丁酉八月倭陷南原陟與家人避于知異山燕
谷寺玉英着男子服雜稠人中入山累日糧盡陟逆
數丁壯求食到求禮縣值賊潛匿巖谷間是日賊入
燕谷大搶掠過三日陟始至積屍枕藉聞林莽蹄跳
聲就求之老弱數輩哭曰賊八山肆斬伐盡驅子女

昨已退屯蟾江君何從覓室家陟即走蟾江未數里見僵屍中有人傷重將殊乃春笙也陟大聲呼之春笙乍睨之微曰主家皆被劫吾負阿釋不能及賊劍斫之卽仆不知背上兇生死言訖而絕陟搥胸頓足無可奈何向蟾江路蟾江岸上有數十人帶創哭曰從燕谷被掠丁壯盡載般賊刃傷老羸如此陟遍訪之不見其家人大慟將欲自裁被傍人勸止還南原故第頽垣破壁不可以處慙金橋之下適天兵浙江余有文從十餘騎秣馬其傍陟在軍久習知華語且嫺弓馬余甚愛之隸陟軍簿而返至浙江家焉初陟

家被掠賊以陟父及沈氏姑老病不甚守二人俟其怠逸於中路乞食至燕谷寺聞僧舍孩兒啼跡之夢釋也問諸僧何從得兒有惠正者自言得路傍積屍中淑置之懷與沈氏迭負歸收聚僮指經紀家事時玉英被劫於老倭頓于頓于佞佛不喜殺業商販習舟倭渠行長以為般主頓于愛玉英機警數以華衣美服慰其心玉英欲投海輒被覺一日夢丈六佛告曰慎勿死後必有喜玉英遂強食頓于家在狼姑射妻老女幼無他男子使玉英主內政玉英謬曰我弱而多病不能服丁壯事也頓于尤憐之名曰妙于與

之敗閩浙是時陟在姚興府余欲歸其妹陟辭曰我家陷賊老父弱妻至今未知生死安可婚娶為自逸計余義而止之其冬余病死陟無所依落拓江淮間聞海蟾道士王明隱居青城山中習黃白術將就學焉適有朱佑者家在杭州湧金門外喜施與聞陟入蜀曰人生幾何何苦服食忍飢為子從我適吳越販繒賣茶以娛餘年可乎陟又然之遂同歸歲庚子隨佑賈安南有倭船十餘泊浦口留十餘日不發時四月中旬天無纖翳海光澄碧舟人皆睡浦禽時鳴陟聞隣船念佛聲甚悽惋感念身世卽抽洞簫作界面

調念佛聲遽止卽以朝鮮音咏王子吹簫之句吟罷歔歔久之陟聞詩甚恍惚擲簫已而淚簌簌佑恠問之曰此詩卽吾妻所製他人不之知也且酷似吾妻聲吾妻豈在是耶因述陷賊事甚悉舟中人咸異之座有杜洪者勇敢者也奮請探之佑止之翌日至倭船陟問曰余鮮人夜間吟詩聲亦鮮人也盍令我見之王英聞簫聲甚熟又朝鮮譜疑夫之來故詠其詩而試之及聞此跳下船相視驚呼抱持宛轉久之王英為言自燕谷俘至江父母尚無恙會日暮上船蒼黃相失遂不知所之又相對踈跳聞者亦哀酸佑請頓

于以白金贖玉英頓于佛然曰自我得此人四年寢食未嘗小離然不知是女子也今日之覲其夫殆天也我何忍貨為便掬橐中銀十兩贖曰好去好去妙子珍重珍重陟携玉英返其船隣船遺金銀綵繒以賀婦橐頗富仍歸館佑家居一歲生一子前夕又夢丈六佛曰生兒亦背有痣夫婦咸謂夢釋復生名曰夢禪夢禪既長求字隣有陳家女名紅桃生未晬其父隨提督劉綎征倭不返喪母養於其姨吳鳳林紅桃常痛父沒異域願一至朝鮮國返其柩及聞夢禪求婦謀諸姨乞為崔氏婦冀成其志其姨語諸陟陟亦

歎異之娶為子婦明年己未奴酋寇遼陽 天子出四路兵討之蘇州人吳世榮喬遊擊一琦之百揔也因余有文知陟武勇引為掌書記赴軍玉英泣曰妾身險釁早罹悶凶賴天之靈得重遇夫子于茲二紀不意垂老遠別此去遼陽萬餘里生還未易期也欲先自裁陟止之遂行至遼陽深八胡地二百餘里連朝鮮軍營于牛尾寨提督敗死陟匿朝鮮軍元帥姜弘立等降陟亦被拘是時夢釋以南原武學隸弘立奴酋分處降卒陟實與夢釋同焉父子相對茫然不知為誰過數月情誼遂篤陟始歷陳平生夢釋色動粹然

問兒年紀身貌陟曰生於甲午十月亡於丁酉八月
背有赤痣夢釋袒而示背曰兒是也因相持悲哭主
胡憐之俟羣胡盡出作鮮語語陟曰無怖我我朝鮮
朔州土兵苦邑倖侵虐舉家入胡今年奴首使我
領卒八千管朝鮮人今聞爾言異哉縱奴首責我我
安忍不送汝翌日具餼糧使其子導間路於是陟率
夢釋南下適患背疽到恩津縣疾劇卧旅店有華人
避地者見而驚曰過今日疾不可為乃手決癰得瘳
遂偕返其家沈氏自失王英只依夢釋釋又赴元悲
苦成疾及見夢釋與父返且聞王英無恙狂呼錯愕

疾遂已夢釋感華人之活父問其姓名荅曰我陳偉
慶也家居杭州萬曆丁酉從劉提督陳順天一日詔
賊形失主將旨將斬夜半潛逃留至此陟大驚曰有
父母妻子乎曰瀕行妻產一女適有隣人饋桃實因
名紅桃陟遽前執手曰嘻其姁也吾在杭州隣爾家
居爾妻以辛亥九月病沒獨紅桃在今為我兒婦偉
慶亦驚呼不怡者久曰吾從大丘姓朴人得一老婆
業鍼砭以糊口今欲移家依子陟驩然曰諾是時王
英在杭州聞遼事敗績意陟竟亡不食欲死又夢丈
六佛曰慎母死後必有喜既覺幡然謂夢釋曰奴地

距朝鮮不遠汝父萬一獲生必走朝鮮安能遠來尋
妻孥為我將往求之朝鮮苟死矣招魂葬先壠側
吾責塞矣且余老矣欲歸國以終况尊舅偏母及弱
孩俱失於賊日本賈人向言朝鮮俘多生還信爾豈
無一人還者余歸決矣紅桃亦賈之玉英嘗販貨海
中諸國占里候潮無不精詳即縫鮮倭兩國衣教子
夫婦習兩國語庚申二月朔日放艖懸羽旗竿前置
磁石整舟中諸具乘風掛帆劈浪入海過登萊遇中
國邏艖問艖向何地玉英應聲荅曰杭州人將向山
東賣茶即過去又二日遇倭艖即改著倭服作倭語

曰漁採入海遇颶棄舟楫雇乘杭州艖倭曰良苦良
苦此去日本差枉向南則直亦棄去是夕南風甚惡
帆裂槳摧夢禪與紅桃困水疾夜半風靜浪恬轉泊
小島遙望洋中有艖急運舟中裝藏岩竇俄見艖人
叫噪而下言語衣服微同華人提白挺索貨玉英涕
泣言無貨即取玉英艖去玉英曰吾聞海浪賊搶掠
華鮮間不喜殺人此是也環坐哀號夜伏崖窟天且
曉玉英昏墊良久謂紅桃曰夢丈六佛復謂我勿死
異哉盍姑待之三人相對祈天念佛望風帆如豆漸
近岸英喜曰此朝鮮艖也改著朝鮮服使夢禪揮衣

問之果統制使質販艇也同載至順天泊馬玉英與
夢禪紅桃間關五六日到南原府意家已淪沒但欲
求故墟徑尋萬福寺至金橋望見城郭村閭不改舊
時顧語夢禪曰彼即舊廬也今當易主茅往宿及至
門陟方對客坐大柳樹下熟視之乃其夫也陟携玉
英入疾呼夢釋曰而母來矣夢釋急出扶持沈氏驚
仆幾窒陟又招偉慶至命紅桃語其事一家人相持
悲啼玉英等即供具詣萬福寺潔齋修享以答陰隲
時萬曆庚申四月也

魯認等三人方流離間關之際豈意其重與家人相

會哉特夤緣湊會皆得越險跨重溟卒返于本國其
故何也曰誠也其秉志堅確不貳足以格神明誠之
不可揜如此履艱難而涉憂患者可不勉哉

郭再祐諸沫

郭再祐字季綏玄風人父越觀察使嘗朝正京師再
祐從之天子賜紅錦有相者謂曰子當以奇功顯名
天下再祐好讀書通武藝以明經累捷鄉試及庭對
輒骯髒不徇俗以故不得中遂棄之為茅亭於岐江上
漁釣自娛萬曆壬辰倭寇深入時朝野升平民不見
兵革見倭輒奔潰嶺湖皆陷賊再祐在宜寧田間太

息曰方聞皆碌：為偷生計在野者其死乎即散家財募鄉里壯士據新反之粟取州溪之兵嶺南散卒多歸之有衆數百人即椎田牛饗士以天子所賜錦為戎服騎白馬以戰倭懼其神威蹄天降紅衣將軍馬甚駿而不知所自來倭將安國司者將渡昂津昂津有淖不可行賊使人擇乾燥可渡即植木以識再祐夜拔木易植淖中藏兵於傍津崖壑中賊至果滔淖而兵出掩之賊多死倭憚不敢濟時賊屯結洛水之東四出剽略再祐起於宜寧攻玄風縣夜令人多持炬張鼓角若將擊之者既而火滅而復盛鼓息

而復作閃忽眩亂賊大驚疑棄玄風而逃洛東之寇皆走再祐用軍法嚴犯者無所貸所部卒皆烏合不任戰再祐自以身搗倭鋒然未嘗遇害每行軍好出奇以敗賊當禦昂津也衣紅衣乘白馬選壯士十餘而將之薄賊壘左右馳以誘賊賊空壘而追之既入谷中失再祐所在左右罔巒揚旗而鼓皆衣紅衣騎白馬者賊莫能測再祐兵從掩樹木中最射之賊大敗再祐威名大震由是擢幽谷察訪初觀察使金晬以嶺南兵至龍仁見賊六人恇恇而敗再祐憤曰徃者節度使軍敗當斬晬不斬今乃以一方之甲不見賊而

奔賊乃晬也遂移檄晬八罪且請諸朝不誅晬無以
令諸將晬大怒上奏言再祐叛招諭使金誠一移書
再祐晬而止之且上章具道再祐忠義狀朝廷進再
祐刑曹正郎奪晬巡察使再祐既受命益自奮與上
洛君金時敏破倭於晉陽是時權應銖起於永川金
沔起於居昌鄭起龍起於尚州金德岭起於光州多
捕獲切然提孤軍當勁敵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衄蔚
然為中興之績無如再祐者再祐以尹鐸為副朴思
齊為都摠鄭演為殿權鸞為鬪將李雲長主收兵裴
孟仲為先鋒張文章朴弼備戰士許子大主軍器許

彥琛主餉姜彥龍治械具皆忠義激發善陳閏甲午
釋兵為州郡所過星州及晉州皆有清白名丁酉倭
再動起再祐為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城賊薄城下
知不可破自引去未幾丁母憂即棄軍去既葬避地
入蔚山縣手織蔽陽笠自食服已為慶尚左道節度
使請大繕閑山島議格即棄官去坐是謫靈岩後為
漢城府左尹節度全羅慶尚左右道兵馬統制三道
舟師觀察咸鏡道或就或不就再祐素多病不欲仕
宦時方錄宣武勲而前後破賊未嘗上首虜以徼賞
故獨不錄冠亂既平再祐自以功高不自安入琵琶

山殮松辟穀學道引法嘗與人語舉酒連飲數杯已
而取器傾耳濁酒皆從耳出光海欲殺永昌大君再
祐上䟽言八歲兒馬知逆謀且大君見誅 慈殿必不
能安設有不諱 殿下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乎不
報再祐雖謝世以自全其憂時匡君上如此卒時年
六十七卒之夕大雷雨有紫氣冲霄竟日不滅
諸沫固城民也嘗為守門將壬辰倭入寇沫倡義師
而擊之倭輒奔潰沫每戰奮怒鬚髯皆張賊畏之如
神所向無前威名與郭再祐埒以是得擢星州牧使
未幾死功業不大顯星州人鄭錫儒嘗在府中梅竹

堂月微明有一丈夫烏紗帽紅團領袍額上有光戎
戎如火焰從後圍篋竹中而至言曰我本州牧使諸
沫也嘗斫熊海賊營又拒戰昂津無不摧破嶺南諸
帥功莫能競於我然文檄佚於兵今無知我者如鄭起
龍諸人皆我福禪所樹立乃掩我坟墓在恭原郡已
頽廢誰能治者仍拔所佩劔曰以此斬數倭將且吟詩
曰山長雲共去天迥月同孤寂寞星山館幽魂有也
無仍入竹林而滅觀察使鄭益河聞之令恭原郡封
其墓為置守塚二戶恭原郡守魚史迪夢沫來言墓
在府治幾里之邱觀察使當謀令修墓其識之史迪

覺而異之其夕謀果到遂大其修治

郭再祐諸沫皆諸將之傑者也自倭入寇倡義者多不能軍或復一城斬一將輒寃然指以為奇功獨再祐等能轉鬪靡寇始可以語功績然不得與勲籍何哉縱得錄亦再祐所不屑也遂自托於仙術以全功名沫亦不見於世然憑神鬼而言精爽久而不散盖非庸人矣

僧休靜僧惟政

僧休靜字玄應號清虛堂多居妙香山故稱西山香山國之西也俗姓崔氏名汝信家安州父世昌鄉舉

為箕子殿叅奉不就休靜生三歲父夢老翁来自言訪小沙門舉兒而呪復摩頂曰以雲鶴名以是小字稱雲鶴未十歲失父母無所依嘗至京師學於泮宮恒鬱鬱不滿意南遊智異山講佛書而感之遂聽法於靈觀大師剃髮於崇仁長老年三十中禪科陞至教兩京判事然顧不樂也即解去入金剛山以自晦己丑鄭汝立謀逆伏誅其黨僧無業誣引休靜被逮宣祖知其誣即釋徵其詩而覽之且賜御畫墨竹禽賦詩而進休靜即進一絕句上亦和之壬辰倭寇至都城上狩義州休靜杖屨至行朝上曰寇亂若

是若不能弘濟耶休靜對曰臣謹令國中僧老病者
焚香祈神助其壯者悉從戎 上嘉之命為八道十
六宗都摠攝於是其徒惟政率僧七百餘起關東處
英平僧一千餘起湖南休靜率其門徒且募僧合五
千人屯于順安法興寺為天兵援遂戰牧丹峯斬獲
甚多天兵克平壤 上還漢陽休靜以勇士百人衛
之天朝提督李如松送帖以獎由是休靜名益重喧
于上國倭退休靜請于 上曰臣年老不任以軍事
屬惟政處英退休于香山舊居 上許之賜號國一
都大禪師教都摠攝扶宗樹教普渡登階尊者甲辰

正月會弟子於香山之圓寂菴焚香設法自題其像
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跌坐而逝年
八十五法臘六十七異香滿室久之不息其弟子多
至千餘人初元季有石屋和尚傳之高麗太古禪師
太古傳之幼菴幼菴傳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
傳之智巖智巖傳之靈觀靈觀傳之休靜休靜傳之
惟政

惟政自歸松雲俗姓任氏往來倭清正軍中復稱蔣
啓仁萬曆壬辰居金剛山之榆店寺倭兵至拘居僧
十餘索貨不得將殺之惟政避兵深谷中聞之即入

寺倭植劔戟或坐或立或卧惟政意揚之不一色怖掠過
歷山影樓至法堂僧皆縛見之而泣有倭坐堂外治
文書惟政故久立注視不可曉直上堂上曳錫掉臂
徘徊自得諸倭首熟視之倭書問曰爾尊七祖乎惟
政曰我聞六祖何乃七祖也曰願聞之惟政即書六祖
以示倭曰寺所有金銀盡出之否則死惟政即書曰
我國不寶金銀况山僧只事佛飢則食松葉或乞食
村里間安用金銀為哉且若能知六祖佛佛以慈悲
不殺為主何為縛愚僧以責取無我雖刳身粉骨不
可得盡活之諸倭傳視色動呼小卒盡釋所縛僧惟

政又徐步而出倭即書寺門曰此寺有知道高僧諸
兵更勿入即去由是倭不復入榆站寺文忠公柳成
龍在安陵檄召四方僧兵惟政呼諸僧讀檄忼慨揮
涕即起兵至平壤城衆千餘人與順安軍相應遂將
八道僧軍時入倭陣中以遊說為事清正問曰爾國
有何寶惟政曰我國無所寶惟寶將軍首清正笑而
陰憚之癸巳七月自嶺南入南原守之甲午四月以
全羅道觀察使權慄令見清正蔚山之西生浦諭和
好事凡三入賊營還而王子丙申尊公山龍起金烏
三城丁酉從提督麻貴戰于蔚山又從提督兵劉綎陣

順天戊戌以軍三百餘復營于南原之周浦已亥以
穀三千餘石助兵食辛丑尊斧山城前後為國家効
勞甚多亂既定隱於伽倻之海印寺甲辰正月 上
驛召之 命曰咨爾惟政彼倭寇實我仇誓然為生
民而憾予心爾往探倭情實曰通和好三月四日遂
行數月而至倭都倭人盛帳具以待錦繡步障聯三
十里左右列金銀屏之間悉書倭人詩惟政一見輒
記之及至館與論國中詩輒誦屏間詩無所差錯倭
大驚其王欲試之掘坑十餘丈布琉璃中置蛇象諸
秘怪並張牙鼓吻蛇蟪跳跟若戲於水上者邀惟政

坐其上惟政擲念珠知其琉璃即入坐倭又立鉄馬以通路下
熾炭四圍之使惟政緣鉄馬而入惟政即西向默禱
片雲來自東萊境大雨下注火皆滅見者皆驚曰神僧
也輦至內庭師事之乙巳四月將還倭主以下各贖
以貨悉却之即言交和安兩國次求清正頭次及我
被擄人刷還倭主悚然即刷出男女三千餘人具舟
糧令俱還又以雪綿二萬斤遺之辭不得悉與對馬
島主橘智正而歸 宣祖嘉其功加嘉善大夫錄原
從勲一等贈其父任守城刑曹判書丁未秋歸隱于
原州雉岳山戊申 宣祖昇遐惟政痛哭得疾入伽

柳山調病庚戌示寂年六十七於于柳夢寅嘗見于
香山普賢寺狀貌魁偉雖削髮而髯鬚對之至帶
為佛之徒皆棄大倫而自托於岩穴深林之中固見
外於君子者然其心不汨亂於芬華見國家有事即
自奮於戎陣以効一死徃之先於士大夫秉彛之性
固不可誣矣休靜惟政不徒以忠義顯又能釋兵權
善處於功名之際如二人者真豪傑矣哉

晉州妓桂月香

晉州妓失其名萬曆壬辰倭寇晉州金時敏拒戰却
之方時敏之城守也兵使柳崇文軍潰單騎至城下

乞入城同守時敏不納曰公入城是易主將也恐乖
節制崇文不得入敗死郭再祐聞時敏不納崇文歎
曰此計足以完城晉人之福方戰時敏與其婦躬持
酒食以餉士士皆感奮欲死癸巳倭將清正復圍晉
州倡義使金千鎰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崔慶會忠
清兵馬節度使黃進等並諸義師六七萬形勢甚盛
衆皆謂倭寇不足畏獨老妓憂之千鎰問其說對曰
壬辰之役守城雖寡弱將卒相愛號令如一故能成
功今者兵雖衆而將不習兵紀律少紊妾實憂之千
鎰以為妖言惑衆斬之後數日城陷

桂月香平壤妓也壬辰倭據平壤城別將金應瑞以龍岡三和甌山江西四邑之軍布二十餘屯于平壤之西倭首為行長副者有勇好先登陷陣得桂月香甚寵之首所處樓深邃防禦甚固屏人不得通惟桂月香得出入時沈維敬入倭營約行長立標平壤西十里俾不犯朝鮮畧由是倭斂兵自守我人得往來平壤城桂月香雖為倭首所愛思幸得脫歸於是請於首欲訪父母首許之即登城而呼曰吾兄安在應瑞適偵倭至城下聞之曰我是也桂月香迎之密語曰公若脫我請以死報遂引之入城謁倭首倭首以

為應瑞為桂月香兄甚親愛之桂月香乘倭首睡潛引應瑞倭首據椅坐面紅目張左執鈴索右負鈞若斫人者應瑞直前斬之首殊而鈴索動鈞投地地穿數尺卒倭聞鈴而譁桂月香迎謂曰將軍醉矣無他事卒倭退應瑞佩首頭欲出桂月香牽衣從之應瑞自度不能兩全即斬桂月香踰城至軍以其頭懸示倭倭由是氣益蹙胸不敢出

先民有言詢于葛藟晉妓善料兵矣金千鎰遽殺之何也先見謂之妖妄良策謂之煽惑將敗之軍所共患也昔申砮軍隄川軍官言倭至砮斬之金自點屯

黃州軍官報清人至亦幾見死誰肯為庸帥言我漢之屈群策所以得天下也况下此者乎桂月香雖死倭首馘於桂月香有光矣

柳成龍兄柳琳叔

西崖柳成龍兄無所知名雖成龍亦不識也時倭關白豐臣秀吉將犯天朝欲假道于我有悖書我不許以其書奏天朝白沙李恒福嘗退朝闔者告門有醜丈夫求謁恒福即整衣迎之其人弊衣冠面如盤身一丈有半腥臭不可近直入跪坐張赤口咕嚕語良久起恒福從子擢男在傍室驚問其故恒福曰白岳山

鬼也言明年將大亂無一人憂者獨公可語此故來言之云時倭使玄蘓等混我僧徒出沒閭里寺刹詳察險阻刺探國事我人固不識也成龍兄謂成龍曰夕當有僧來求宿慎勿許送之我所也成龍漫應曰諾夕時果有乞食僧即勸之兄所夜將半即拔劍劫其僧曰我知若從倭至若能止倭軍不犯我乎不者殺汝僧曰豐臣秀吉已定軍期令嚴威猛我雖死不能止之成龍兄念殺僧無益乃復曰若能止倭兵毋犯我安東界乎對曰諾倭既動終不入安東界倭常卜軍遇松而敗是故青松府及楊州松山村皆不敢

入凡以松名皆避之卒為李如松所敗

柳琳叔亦佚其名素以迂名琳常輕之崇禎丁丑虜圍廣州琳為平安兵馬節度使與觀察使洪俞耆觀王至金化方列陳以待虜其叔忽至琳甚迂之然不得不開門迎之既至為琳畫計策令離觀察使陣營山上依林以自蔽虜覆觀察使陣而殺之止琳勿救敗卒薄琳營欲入勸琳逆拒之虜至乃從樹隙苦戰矢丸將盡戒琳下令賊近十餘步視我颯旗乃發虜既迭前發輒殪之屍積齊柵銳久於用燥暴欲裂戒琳令士以雪包銳腰銳不圻戰終日士氣不振戒琳奏笳

吹以勵之日暮虜益至戒琳收破銳而蔽焟連綴樹木間約繩長短而藝其端聲終夜不絕遂以軍至春川琳始竒其叔自以為不及也

士之蘊竒者輒真實朴古不輕易泄於人是故人多輕之如柳氏二公事即諺傳余未記其名然誠竒士也當國家擾攘之際何不以功名自奮甘自晦於艸野之間也余嘗讀陳同甫所著中興傳錄趙龍二生事輒為之感慨柳氏二公殆龍趙二生之類乎

草榭談獻二

金蟾愛香論介今玉龍崗妓

金蟾咸興人為宋象賢妾萬曆壬辰隨象賢在東萊府中四月十五日倭迫城象賢穿甲上加紅團領袍戴烏紗帽上南門據椅拱手坐城陷倭蜂湧而至猶不動群倭殺人於庭以懼之而不視倭平調益者隨平調信往來東萊府象賢厚遇之調益感而欲為報及是指城南隙地目象賢使避象賢不應調益意象賢不之覺又牽其衣象賢即下床北向四拜拜已致書其父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

即還據椅卒倭前殺之金蟾亦罵賊死賊收象賢及
金蟾瘞于東門之外立木表之引卒倭之害象賢者
戮之自是南門之上夜輒有紫氣燭天數歲不散嶺
南人為祠祀象賢並祀金蟾象賢妾李氏被掠亦不
屈倭敬之以關白妹寡而守節者俱居天大風雨墻
宇皆壞李氏所居獨不壞倭異之付我人以歸始建
服象賢三年

愛香鄭撥妾也撥為釜山僉使時倭饜已啓撥訣母
而行顧謂妻曰事吾母如吾在撥有一子所隨撥之
任壬辰四月初四日讌于望海樓酒半謂昕曰吾設

讌為訣汝也促行徐則必及禍昕泣不可撥叱從者
扶上馬而送之獨與愛香在十三日候人報警望見
倭艍蔽海撥只有三艍下海戰不勝還城倭百重圍
之是夜天無雲月明如晝撥令瞽者吹簫軍中安閑
如平日翌日倭肉薄登城撥厲氣巡城射賊賊多死
令軍中曰欲去者去士皆泣莫敢離次既而撥中丸
死城遂陷愛香奔哭屍傍自剄時年十八奴龍月亦
赴倭死倭言朝鮮將惟釜山黑衣將軍可畏且稱愛
香節甚烈撥所著黑衣也祀撥東萊之祠門外設位
祀愛香

論介長水妓為崔慶會妾癸巳慶會為慶尚右兵使
入晉州倭攻晉州急天又大兩城潰倭附上慶會自
投蠹石之淵論介聞慶會死而不憾即盛粧具佩之
飾就江上巖婆娑以眩倭倭首就論介故要帛束腰
而舞因俱墜淵死至今稱其巖曰義巖

今玉成川妓也金瑄為府使以今玉自侍 崇禎丙
子虜圍廣州分其兵侵掠關西州縣瑄兵盡屬觀察
洪俞者屯慈母山城府中空虛虜大至瑄令家屬護
諸稚子避兵光南君金益勲其婿也強挽瑄同去瑄
不起遂死虜府中人望見今玉同瑄遇虜左右皆散

獨瑄手石擊虜今玉蒙面投崖死文忠公閔昂重言
今玉可褒遂旌之

龍崗妓失其名 崇禎丁丑朝廷既與虜媾和虜通
事鄭俞壽殷山官奴也故困我虜使旁午於道每至
館輒求妓為歡妓不足括女巫及私娼充之龍岡妓
聞當往虜館宿即自殺士大夫多媿之

娼妓自管仲始齊俗好淫管仲收其稅乃富強之術
越王句賤將報吳欲民生聚令處女年二十不嫁者
罪其父母寡嫠者亦又如之是故越俗亦好淫秦始
皇欲改其俗多誅殺然未之止也東俗置官妓自高

麗時已然然導人以禽獸之行是何理也 世宗時
欲革之為許稠所止惜乎不見其大道也雖然烈行
多從妓中出天賦之善貴賤一也

姜緒趙忠男

姜緒字遠卿晉陽人貞簡公士尚之長子也性明達
牢：多大節 宣祖二年舉丙科多病不任職者七
年選國子典籍常任三司拜同副承旨緒家世素貴
兄弟皆顯仕願好謙約自守在近密直言不諱為
上所知嘗大醉卧玉堂不省事 上命召對小吏盥
其面扶起至 上前辭氣肅然緒既好飲以俳諧自晦

與其僚會飲承政院酒盡即曰我自有覓酒處整朝
衣詣閣門外啓曰臣與諸僚飲酒盡請賜內醞 上
令具酒賜緒盡醉其恩遇如此時東西朋黨起緒謝
交遊嘗讀書鼓琴獨酌醉輒放歌或猖狂自恣歎曰
觀天時人事不出四五年大亂將作後侍 上泫然
出涕 上怪問之對曰臣賦命將至不得久侍 殿
下是以泣出語其僚曰 上辭氣之間已見亂兆其十
月鄭汝立叛獄大起壬辰有倭寇果大亂卒時年五
十二臨沒謂其子曰母感禍迫矣病死何感緒善知人
與引儀趙忠男李文忠公元翼相得謂文忠公曰子

當貴且壽以稚子託然當危亂之際滄泣時多文忠
公入相四十年自壬辰殘破以來諫光海放逐者幾數
十年光海廢及仁祖世繼有兵革播遷者再年八
十四而卒緒嘗過路上遇童子羣嬉指一童子曰動
中有靜他日必貴童子乃申相國欽也相國登第為
校書正字見緒緒無他言以家族托曰後當自知之慎
勿忘老夫言又謂從弟紳曰家族當因若免禍壬辰
之亂關東伯難其人紳適居憂原州起為關東伯姜
氏之族皆避地關東峽中得免弘立其從孫也時
上設晝講姜氏顯者多在經筵弘立出而誇其盛緒

罵曰我家曰若而滅後弘立降虜而仁祖反正朝
議將族弘立家相國時為吏曹判書獨念緒言而無
以救文忠為領議政亟往見之文忠有憂色若有所思
相國言公知姜承旨乎文忠曰子何問相國具言緒
所托者文忠驚曰姜公神人也嘗語我後幾年吾宗
必屠子雖欲救患力弱與當國一宰臣濟之宰臣即
子也於是協力緩其禍姜氏以免
趙忠男漢陽人靜菴趙先生先祖兄弟之後也潔身
不污隱於世世莫知也惟姜緒心相許稱之曰有高
行而隱於世者也稱病啞不肯與人語凡人物善惡

邪正得失以嘖笑示之其所嘖者其後人皆敗所笑者皆以令譽終嘗仕為引儀棄去咏姜承旨彈琴詩一絕傳之世

靜者之先知非他術心明故也姜緒生於昂貴之家獨冲虛淡泊故仕雖不能達然彈琴好飲以養其靈能明見其異日之事卒能免其族趙忠男其事無所傳然與文忠公好必淡泊人也嘗聞文忠見金剛山皆金銀積成乃不貧者得見之文忠公為相四十餘年茅屋不蔽風雨云是時鄭止牕古玉諸賢皆出於權貴家古之人何其多淡素無累也

海上漁父醴泉隱者成處士

漁父迭其名在湖南海上家於舟只一妻一女捕魚為業以暇日輸人穀而自資艍可容三百石滿二百石即止日載輕則艍無患嘗與土亭李之菡浮海刺艍甚捷他漁子莫能及其妻往隣舍人買魚於其女價少高妻還女誇其能妻驚曰魚直若干汝過受其直幾葉錢汝父聞之必怒可急追與之女走及減半價而返之菡歎其高

醴泉隱者不知其名姓蔚山吏千時遠淳潔寡慾好遊佳山水嘗至醴泉境從艸間微徑入谷中樹木扶

踈泉流布石上吏濯足而樂之泂溪行數十里洞益
平豁有數家籬落蕭灑上有草屋書史盈架中一人
倚户坐著弊布袍面蒼然如老松皮吏異之自晡至
日沒時相對嘿然最後請寄宿主人徐荅曰此中無
宿處遂不言吏退謂籬下氓曰是公半日不飲食似
有室而無烟火氣彼何為者氓曰誰曾見是人粒食
者只吞棗兩枚可六日核淨則止吏益竒之曰若人者
可謂末之慾也氓曰彼猶有慾每歲賀針預與村中
人飲松芝棗盡則煨食此其慾也問有動作時不日
歲中擇美景一詣澗谷上散步而止吏一宿而歸欲

再尋之母老未果

成處士原州人居蓀谷蓀谷詩人李達所隱而自號
也故叅判洪檢早歲赴忠州試場屋不利還至彈琴
臺下遇驟雨已而雨止月上天水澄澈洲渚如畫忽有
人從蘆葦中叩舷歌退陶所製清涼山白鷗之曲意
甚異之即尋聲過其舟問之即處士也處士出濁醪
勸之檢問何生活荅云春至冰泮具一小舟緣江上
下可百里釣魚為業岸上漁家皆熟得魚輒沽酒魚
一貫易酒一椀以其餘作者秋深而凍維舟江岸始
還每歲如之云

宋紹聖中有漁翁棹小舟遊松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遊見而異之揖漁翁曰先生非漁釣之徒也願賜緒言以發蒙陋漁翁曰君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其舟漁翁曰吾趣於此三十年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耶裕曰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漁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聞養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裕曰敢問居室所在漁翁曰吾姓名不欲人知况居室乎遂揖使裕返其所鼓柁而去彼三人者清德高節方之紹聖之漁翁未知何如耳然其避世高舉與鳥獸魚鼈

為群以自晦匿者似之如斯人者可不謂隱逸者流哉

鄭之升李之蕃

鄭之升字子慎號叢桂堂又號會稽山人溫陽人父礪其伯父礪號止臆北臆清真冲虛明三教好栖逸世所稱異人者也之升狀貌瑩然善為詩與李五峰好閔林白湖將遊名出其上居龍潭縣常騎大龜而行止則龜自巖巖石間背有雲氣覆之其奴輒跡而牽至之升將歿龜徘徊庭際鳴聲如雷宅畔設臺祭天甚縹緲頂有一松至今傳叢桂子設醮所牛溪成先生曰鄭

公豈詩人而已其學精微而力量雄偉蓋諸葛孔明
王景略之流亞也其孫曰斗卿號東溟亦以詩名
李之蕃字 韓山人其弟之菡以真逸稱之蕃亦
有高致為丹陽守歛民芻為索截龜潭綴左右兩山
之巔刻木鶴而跨之緣索往來民謂之木鶴居士以
司評卜居龜潭之上地宜種鰲賣鰲以為食死而葬
龜潭東可隱村

士當世治而志於隱者性也彼其觀魚鳥採芝木豈
以鍾鼎易其樂哉蕪葭之君子姓名不顯百世之下
聞其風尚亦足以興起鄭子真耕於谷口只憑子雲
而傳然西京勲貴大臣皆不得傳而獨子真之名不
可泯滅士固無意於名名之自顯如是夫

金萬壽光鈇

金萬壽字德老光山人從鳳山長九尺餘有膽氣有
母弟三人曰千壽百壽九壽皆武健為鄉里所服萬
曆壬辰倭犯 王京 上幸平壤諭八道士民令起
兵討倭萬壽聞之哭失聲與三弟起兵田間壯士從
者九百餘人即趨臨津軍萬壽為將百壽九壽為前
驅千壽殿進士崔涉李翁居中參謀既至官軍敗績
百壽死馬萬壽與二弟奔還鄉里益募材勇是時倭

逼平壤 上幸義州海西州縣潰裂散漫鳳山民奔告巡察使李鎰以萬壽損鳳山郡守民心稍定萬壽子光鈇自行朝至軍益振遂糾合旁郡兵破倭報捷行朝 上喜甚拜萬壽為宣傳官諭曰秋涼乍動邊塞早寒思歸一念如水東流速清道路來延乘輿萬壽聞 命益滌泣誓死殺賊賊數萬駐洞仙嶺萬壽軍栗津相持未戰賊移屯富車原萬壽潛渡水擊破之又襲破南山賊與義兵將尹聃林仲梁等綴倭兵倭畏之明年 天兵拔平壤倭遁走萬壽邀擊砥峴斬數十百人遂拜珍島郡守統制使李舜臣軍閑山

島義兵將金德齡軍光州萬壽繕聚給糧二軍賴之尋忤權貴去及錄勲為媚嫉者所抑置原從科後官豐府使母老遂棄仕宦歸田里養母十年母卒未幾亦卒年五十五 贈工曹判書郡人立祠湖上而祀之以諸弟及光鈇等配食九壽戊午之役起家從軍中流矢傷重而還明年九月卒 贈工曹叅議光鈇字子長趨勇善騎射年十六為武科壯元擢都摠府都事明年倭亂作 上幸平壤光鈇從之叩頭自請曰臣願得一符還海西收兵而掃盪倭寇以迎駕上壯而許之光鈇行收鎮堡守卒至鳳山萬壽兵敗

自臨津歸得光鈇喜甚進與賊遇於豐德峴賊盛諸將皆有懼色光鈇奮勇直前斬隊長一人諸將從之疾戰破賊自是賊畏光鈇輒避之光鈇遇敵好先登以取勝然亦由是以敗賊屯可佐村刈稻光鈇帥數騎而前賊方手旗指揮刈稻者見光鈇驚起光鈇即格殺之刈稻者就圍光鈇既而知其為光鈇皆散去賊入南山阻洞仙為固萬壽曰賊據險守猝不可下若得勇士往刺其首仍急擊之可以得志光鈇夜與勇士十餘人因大雪緣崖出賊後直入其軍斬一酋持其頭大呼曰我金光鈇也賊大驚會萬壽兵至夾擊大

破之光鈇自追零賊至古井村又破之次富車橋若有呼者曰莫過橋馬逸不可止遂過橋中九死橋下初光鈇截其髮約左手無名指示母曰兒死以是驗兒屍光鈇死諸將吊萬壽萬壽曰何吊為兒死得其志也事聞 贈慶尚左水使後加 贈工曹參判

壬辰之際湖嶺多義兵散漫州縣多殺賊海西則鳳山金萬壽黃州黃河水尹聃中和金進壽皆蜂涌伉健足以制倭寇不讓湖嶺之士今之人只知權應銖鄭起龍等諸義帥萬壽等無聞焉蓋海西荒陋文獻散佚萬壽亦不能自拔從戎如應銖等奮揚於功名之

際惜乎其忠義何論於顯不顯哉

劉希慶白大鵬

劉希慶字應吉委巷人幼有至性年三十而孤負土以葬日守不去有隣僧哀之作土宇其側手煮粥勸之食母久病每取所藉席出惠化門外手濯而曝之巖上坐其傍讀書見者異之從東岡南彥經受朱子家禮尤明於喪禮公卿大夫有喪必邀之國有喪議用質殺無能知其制者乃召希慶定之壬辰之亂宣廟西幸平壤希慶流泣糾義士助 天兵討賊上嘉之光海戊午賊臣李爾瞻謀廢 母后廢都下

民庶投䟽違者罪之希慶獨不肯希慶素與爾瞻熟即絕之嘗遇諸塗爾瞻叱曰若不訪我何也對曰小人有母急於供養未暇造公門 仁祖反正大臣以其節聞特 命進其秩希慶為人恬靜家在淨業院下流即水涯壘石為臺名之曰枕流傍植桃柳數十株每春時花開嘯咏其中自號村隱為詩閒淡如其人文忠公朴淳亟稱之公卿大夫咸造之唱酬世所謂枕流臺詩帖是也永安尉洪柱元最友善日過松下仁穆王后聞之輒馳賜御饌後地入禁中為搗文院其松尚存希慶素慕靜菴先生之風且愛道峰山水

將終老其間道峰靜菴所嘗隱而俎豆之所也畫師
李澄為作林箴圖請諸所與遊者以詩文道其意後
葬道峰下

白大鵬奴也國法人奴不敢赴試大鵬好為詩願無以
自見有詩悲傷云白首風塵典艦奴大鵬與劉希慶
友善得為公卿大夫所知許箴使日本與之俱後李
鎰以巡邊使出師謂大鵬明倭情辟以自隨鎰敗死
之以地微故不顯

劉希慶白大鵬俱有節希慶顯大鵬不顯何也希慶
為當時卿相所獎許大鵬亡是此大史公所以歎附
驥尾也大鵬之節與三從事無所輕重獨三從事為
壇而俎豆之也且柳夢寅云徐起朴仁壽權干同許
億健以學行稱然徐起孤青有聞不知餘子為何人
此類之湮滅又何限哉

曹德健白胤考

曹德健者書吏也居彰義洞有至行與再從祖兄弟
之親凡數十人皆同室居埋小甕於堂下約曰遇不
可者而欲相戒飭毋煩言即書之紙投甕中歲終具
會諸兄弟而發之各默自勉戒于心不以語人即焚
其紙亦不使知為某人所書閭巷人慕其行雖亡賴

子弟亦不敢呼其名

白胤者字願孟平山人高麗侍中景臣後也家貧為
養親仕曹吏嘗曰後世無善俗以事不師古也遂自
號學古堂事父母極其誠男女終日侍坐父子妻妹
各有位秩然也 英宗大王 命諸臣纂喪禮補編
以胤者知禮令給事左右而佐之胤者論三大禮請
白于 上曰昭穆之制也被髮之謬也嗣王冕服之
疑也諸臣難其事不能用人或譏胤者為使者即曰
此古人所謂祿養且隨事得自効報國豈有貴賤乎
補編未訖而沒年四十九禮曹判書申誨等白 上

曰胤者方持生母喪鹽菜之外無所食每仕退服裘
居苦哭泣之哀感動傍人 上嗟異之旌其門
曹德健者世遠莫能徵白胤者者近時人多道之云
其言曰服聖人之心行聖人之事三代可復王道可
興且為仁而不明乎禮不能安仁學校古也可復之科
舉末也可廢之井田行然後民產均昭穆辨然後人
神定禁緇徒革奴婢則軍丁裕罷折受去免稅則國
用富其言未必能救時要之有識之言後有王者仕
亦必取之

王一寧金溟鵬

王一寧遼陽秀才素好奇計遼陽既陷虜一寧欲詣本朝請兵以復遼時光海君在位李甬瞻等用事而國兵新破金應河等死之殊無意助兵時給事中楊道寅翰林劉鴻訓先已奉使本朝一寧投揭以說道寅叱之出獨鴻訓厚賜資遍遊西海中諸島招撫遼人會杭州人毛文龍好為大言遼東巡撫王化貞問部下有能出海辦島中事者文龍請自往化貞即與兵二百人齎兩月糧文龍雖在邊上實未諳島事屯兵海口未敢輒入鎮江守將佟養真為清人捕勒長山諸島使其中軍陳良策居前往良策素欲投順與一寧

遇偕出海口望見文龍旗幟即遣一寧致意文龍不應良策自入文龍艍請合兵文龍恐見欺又不肯一寧曰請將軍旗乘夜破鎮江來迎將軍何如文龍許之良策與心腹人蘓萬義果夜縛養真迎文龍為島帥諸島李景先等並來歸文龍以為已功與化貞上本以為鎮江奇捷魏忠賢方欲立邊功即拜文龍叅將遂鎮鎮江一寧陞賢畫文龍賄通權閹猖狂自恣一寧常面斥之文龍誣一寧私通外國鎖詣京師囑許顯純殺之

金溟鵬嶺南玄風人九歲為僧名妙圓十六歲從其

師徽遠習禪於毗瑟山石窟中數月不寐忽發狂疾
長其髮學瑟瑟於湖南老樂工未周歲為國中第一
遠遊至關西遇毛文龍麾下士樊後逢後逢雅知音
聞之拊蹈以為神將至檄島文龍嘗大譙鎮海樓令
美姬花兒彈琴義子李堅鼓瑟眾樂皆張賓佐雜逮
溟鵬抱琵琶而徐進從容數三弄文龍大奇之自為
擊節延坐上座遂亟愛之賜廣寧姬後紫雲構室於
運籌堂前海上既蕭瑟每秋高月明溟鵬輒為文龍
鼓琵琶文龍未嘗不慷慨泣下已而文龍為袁崇煥
所誅島又陷虜溟鵬失其姬流離嶺東之江陵托漁

家自食還漢陽入松都每都人會飲輒邀溟鵬鼓瑟
瑟為懽聞者皆太息久之轉至長洲金沙寺依耆臘
海清上人後不知所終

檄島據瀋陽之後聯絡關西北苟欲控制滿洲則捨
此何適哉毛文龍始攘王一寧之功確據海上輦金
寶賄權閹侵掠關西州郡殺害生民以為功殊無意
於復遼擁美女音樂以自嬉崇煥之誅宜矣檄島者
雲從島也在鉄山地

李成梁女李成龍

李成梁女佚其名成梁嘗為小將征蜀狎官妓而還

及為大將鎮寧遠見少年騎青驢而至顏貌綽約即
征蜀時所生女子也成梁撫定東土諸胡殺叫場他
失俘他失子努爾哈赤以歸給事左右成梁嘗晝寢努
爾哈赤悉放架上鷹太息久之復就成梁枕傍拔寶刀
擬成梁腹者三成梁固見之及反刃故處而後問曰
爾放鷹何也曰惜其志雲霄而為人所繫也曰爾欲
刺我以刃而不刺何也曰欲刺者為父仇也置刃者
德活我也成梁知其不可制子如松忽白努爾哈赤
竊蜀女而逃請追之成梁曰汝能擒之則擒之恐非汝
所能擒也如松使疾騎追之果遇於中路努爾哈赤問

曰今追我者誰所命也老爺耶少爺送若也曰少爺之
命也曰固也老爺必不追我我既至此寧為若所擒
哉若樹矢箠於百步外我射中之矢縑發必中故處
一矢少差我當為汝擒也騎曰諾努爾哈赤射之不
差故處成梁女曰我所以逃者為英雄故也既與之俱
寧遽反乎若立百步外我射帽上毛一不中則任汝
擒追騎曰諾成梁女射之皆中帽上毛騎不敢追還
白已遠去努爾哈赤還入建州衛成梁仍請封為龍
虎將軍卒乃強梁主中國
李成龍如梅孫也如梅以總兵官從其兄如松至朝

鮮征倭有功成龍好劍術深河之役從劉綬綬敗逃
至朝鮮王城府院君張晚置其幕府虜索成龍急晚
乃匿之湖西虜使刺客刺之客亦善用劍盡成龍技
成龍乃入室中背諸壁而敵之刺客從戶入迎刺殺
之如松之東至也取通津琴氏女為侍姬有身贈劍
而行曰生子可名天根果生天根天根之後多在巨
濟而熙章為如松後孫孝承後劍長三尺四寸刃面
有縱響蜿蜒微圻至今不繡澁

李氏本朝鮮人也成梁曾祖英殺人逃入中國云成
梁女為努爾哈赤所竊者東人之說也琴氏事信然
伽倻山中有如松所戴笠妙香山之內院有如松抵
僧休靜書昔如松將東出成梁誡曰朝鮮故邦也勉
之如松戰甚力髮盡白其後孫多仕宦于朝歲給祿
甚豐 朝廷之待李氏亦至矣

鮮于泱李載亨

鮮于泱箕子之後箕子受封朝鮮其子食采於于為
鮮于氏洪武中有鮮于景者為中領別將其七世孫
寔從泰川居于平壤崇仁殿側請奉箕子祀 上許
之子孫世為殿監寔子曰泱年十二讀書齋室夢箕
子贈詩曰尺墳殘城外孤祠對虛牖月沙李廷龜歎

異之曰神語也既冠遊學于鄉先生金台佐受孟子至
登泰山小天下之章慨然慕之徒步遊嶺南謁退溪
李先生祠留數月讀祠中所藏書訖之仁同與旅軒張
顯光講學而歸學益進從之遊者甚衆閩西俗尚好
弓馬喜然諾平壤故都也山水又佳麗人以酒食相
邀絃歌馳逐其所稱豪傑之士習功令業以取科宦
於朝其崇尚經術教人以善者自浹始朝廷聞其行
以社稷叅奉禧陵叅奉成均司業等職屢徵之
不起仁祖薨浹奔詣闕下而哭賜三綱行實復以
司業召乃起都下士大夫多執經而問者年六十六

召親戚門生與訣恬然而逝關西人建院于龍山之下
俎豆之特贈司憲府執義有心學至要易學圖說
太極辨解大易理義等書

李載亨字嘉會號松巖德泉君厚生之後也少重厚
動止必以法衆笑其迂不之改也稍長讀孟子至浩
然章心悅之農巖金先生昌協以此道兵馬評事至
鏡城即往從之學農巖授近思錄每講論亟歎其才
敏此人始重之載亨益奮勵為學博觀四子諸經旁
通典禮嘗語其徒曰為學貴在篤志三淵金先生昌
翁嘗北遊訪其廬歎曰古所謂知行並進者其斯人

乎仲氏之道也歸言之夢窩公為南部叅奉歷內
侍教官翊衛司副率 上習聞其賢每御史入也
命面致 傳旨而起之特拜司憲府持平駟台之以
老病不得謝而卒年七十七壬寅竹醉金公濟謙被
禍於富寧載亨遣子治其喪又酌之或怵以禍而不
顧人由是益義之

國家崇儒化靜退諸先生益振之絃誦之聲相聞獨
關西也隣近邊塞荒遠朴野不知經學之重泐等特
自奮于其中沈潛篤工能自得師鬱然倡一方之學
南方學者未之或先此豈非豪傑之士哉

李立張遴

李立字卓叔丹陽人從龍川初名挺立因中武科時
書紅紙落挺以立行于世立兄弟五人俱以材武稱
萬曆壬辰 宣祖西狩義州立迎謁道左從駕至義
州錄扈聖原從功臣復力戰素沙授訓練判官天啓
辛酉虜據瀋陽恐我掎其後欲先擊我我發南兵以
戍繕關西營壘龍川府使李希建築龍骨山城任立
為中軍丁卯春虜果陷義州列城迎潰而龍骨獨全
者以希建與立也在也希建見虜輒自奮力戰虜多死
府人張士俊潛與虜通謀逐希建先誣立煽軍情希

達惑之遽立為北城千搃後一日夜城中噪而大潰
立一門男女及所部北城軍獨在希達就北城執立
手流涕曰君不負我我乃負君即以立為中軍以立
兄光立為座首托後事馳向慈母山城自歸體察使
金起宗士俊即以城附虜立挈其族還故里募避兵
人以自保或欲立光立為將以逐士俊立曰主將出
城邑人代之不可鄭鳳壽有將帥材其弟麟壽智可
濟大事遂與其宗人蠹立等迎鳳壽至謀誅士俊以
龍骨山城反正立念兄弟據邑中權恐有間之者携
其侄承先等出龍骨城時虜以所掠我人及投降者

列屯於野蹄牛軍分田農作為久駐計牛軍殺掠于
道甚於虜部將金佑亦希達舊校也收散卒入少為
浦龍骨潰民多竄伏海上蘆葦中稍稍來集男女且
千餘人立即馳往赴之西州豪傑安浚崔孝一等皆
喜曰公來事濟矣共立立為長立周視少為浦曰可
守也即樹內外柵收漁艇置場牧牛馬資用以給徒
老弱女子不勝兵者於都農島遣壯士沈達金義老
等益招諸散民義老長山人素驍武嘗與吳汝卓及
其子顯道殺賊甚多聞立在此為浦相率來附先是虜
以士俊故不侵龍川境及士俊誅虜始合諸屯兵將

大勦龍川時牛軍過數萬而歸立者日數十百虜懼牛軍散則勢益孤悉兵欲蹙龍骨城及少為柵三月十七日攻龍骨城為鳳壽所敗將移怒而殘少為柵府中大姓張氏子弟皆驍果迄遴二人充善戰在長山柵屢却虜立恐大寇至而滅之遣佑與安克誠安宗祿等護張氏族入柵未至遇賊宗祿顯道戰死汝卓被執罵賊死張氏既至柵中兵益張是日虜迫柵柵中殊死戰虜敗走後五日又大戰敗之四月初三日引大兵攻柵立率衆搏戰數十合賊不能支而走立與壯士百餘騎追之復斬數十級毛文龍覘賊至少

為浦見立力戰狀賀立曰今日之戰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具奏天朝賜銀牌以寵之漕米一千石以餉軍又自以白金火具遺之時胡兵深入平山未及盡歸與牛軍南北相首尾立擒洪俊張大進景承等為賊心腹者數十人殺之而宥其黨於是被脅者益來歸附而牛軍遂散初李渾至江都上問賊中動靜渾對失辭至是逆能對者張遴甫弱冠請行既至應對甚詳上悅起遴二資除立麟山僉使降旨褒諭虜畏鳳壽立邀其歸路遂遁立以舟師奪其俘男女數千餘人時柵中乏食入大鷄島就食鳳壽亦以龍骨

之衆來會兩軍飢疫死者甚衆七月朝廷移軍安州立病悴卒于軍鳳壽亦將其衆立生有異姿既壯武藝絕人常以弓劍自隨慨然有死封疆之志子孫爭募效之方希達之出也榮先從之希達令榮先還曰城潰時若翁不以族去及出城從我者數十人爾獨不去臨亂不改節豈非若父子耶解所持夾刀鞭贈曰歸遺若翁此物宜策馬且可殺賊於是榮先泣希達亦泣榮先既歸而立卒後八十一年觀察使奏立破虜事 上見皇朝銀牌毛文龍票文嗟歎久之贈兵曹叅判旌其閭 英宗乙卯諭祭

張遴字君擇長洲人少慷慨好義丁卯春虜入義州龍骨城當賊衝人泣泣無固志府使李希達將棄城而死於賊遴詣軍中泣請死守勿去希達不能用遴聚其族謀曰虜兵遍關西雖欲避必不可得無寧決一死戰力盡當自焚遂與叔父希範希曾庶叔希真兄迄從子蓋世等募避兵人老幼凡九百餘人收軍食兵器於閭里晝輒上山候望以待賊賊數百騎突至遴分其軍為三處建旗擊鼓少頃賊大至圍之十餘匝來勢呼曰義州陷漢破龍骨又降若何為者不降且屠之遴荅曰吾已決死矣遂奮呼發火具虜多死

退屯北山乘風縱火烟焰彌漫一卒走避即斬以徇時
軍中之水沄沄欲潰忽風雷大作大雨驟至衆既得水
即乘屋撤瓦以殺賊矢石如雨士無不一以當十虜不能
抗退軍十里外會遴從兄遇募兵數百人而至兵勢
益盛翌日賊又以數千騎據北山見屋上多豎旗幟
知有備不敢犯會李立在少為浦迎遴遴以其族往
會又與立擊破虜寨事于朝上除中部主簿出
為楸坡萬戶丙子之亂守滿浦鎮既歸無所事屢為
府功曹及掾文忠公李景奭被囚於白馬山城歸言
于上得除高山里僉使時帝入江界境為民患遴

射殺之孝宗方欲北伐清陰求勇士遂命遴宿
衛詢丁卯拒虜狀仍及關西嶺阨遴對之甚悉會肅
川府使有闕吏曹舉遴上不欲遴遠出不許遴由是
益感激常欲死敵以報恩丙申春猝遘疾以終
關西與虜隣人習兵是故鄭鳳壽建勲於龍骨金礪
器樹節於熊骨智得男効勞於釳山李立奏績於少
為皆磊落可紀立忠勇尤著族黨皆剛果惜乎立早
死其功績不大著當丙丁之際使張遴守滿浦鎮寥
寥無所聞者何也彼豈非勇敢善戰者歟

權井吉朴義

權井吉安東人居安山 崇禎丙子邊夏甚棘擢
為原州營將及南漢被虜圍以閔東兵覲 王至廣州
黔丹山舉火與南漢城中相應兵氣甚銳虜望而憚
之及戰屢挫虜鋒赴難諸將無與角其能者卒無救
而潰及沒 贈工曹判書 顯宗丁未諭祭

朴義高敬人中武科丁丑從金俊龍與虜戰于光郊
山虜將楊古利蒙金假面與多鐸擁精騎潛踰後嶺
據上峯督戰達大旗以令眾眾皆合俊龍指示麾下
士曰彼不殺不退義伏崖谷間以砲殪執旗者果楊
古利也楊古利虜貴將而虜主努爾哈赤女婿也並

東北諸部犯閔內大鎮戰勝攻取至是為義所殺清
主哭其尸甚哀既媾和求殺楊古利者義深匿不出
後為直洞萬戶

丙子之際虜主以眾至我軍無能敵者虜勞薩以五
百騎直入至 王城下岳託以三十三人破嶺南兵
四萬然其將楊古利死色爾格克被創董廷元淹死
虜亦未嘗不敗當時諸將以縮胸遷延為上策未嘗
敢戰然虜死亡猶若是使得如井吉者當之必有磊
落可紀者也

朴震龜馬神仙

朴震龜武人也盧協為獻陵郎與李枝茂課舉子業於齊殿震龜從之遊嘗謂協曰時運不佳將有兵革之禍余試觀都城殺氣方瀰漫布裔國家脩江都城以為必守吾又從而觀之殺氣亦如都城吾憂念嘻吁不自禁還都城由水口門望見生氣隱隱然緣其線脉隨至南漢既入城城中皆生氣而西門尤盛國祚其靈長乎料吾不及見子其記之及崇禎丙子虜陷都城及江都上從水口門入南漢城由西門下城其言皆驗

馬神仙失其名中國人嘗避地至撥島匿石窟中不

飲食一日望登萊而嘻曰今夕必損一大將張可大果死於鎮江之變後嘗嘆咤曰怪哉島中人皆鬼也仍不知所在無何島中兵燹變而丙丁之際終為清人所擒殺島中遂丘墟鉄山府志撥島有馬仙窟即是也馬神仙又見虞初新志

皇明運訖虜倭伺之恐我襲其後欲先甘心于我我力微勢窘無智愚皆危之然其前知之巧如朴震龜者亦難矣此非有異術能乎哉馬神仙又可異也板蕩之時固多奇士而人不能知惜哉

慶運宮宮人韓保香李守則

慶運宮宮人失其姓氏 仁穆大妃為光海君所廢幽于西宮西宮者慶運宮也減供奉設分司以衛之光海壬戌十二月逆賊白大珩李偉卿等謀曰西宮君在我輩終無葬地矣聚其徒假儼戲名歲除日張金鼓呼噪入西宮是夜初昏 大妃夢 宣祖黯然而臨曰賊方至不避則死大妃覺而泣宮人侍請其故 大妃具語之宮人曰 聖人諭之矣請少避妾代以待 大妃從之賊入殺宮人于床時昏黑不辨人領議政朴承宗聞事急馳入西宮逐賊徒以此大珩等不得搜諸苑翌年三月十九日 仁祖反正光海問 大妃安在蓋意其薨也宮人既死 大妃

命他宮人潛瘞後苑後乃葬以禮

韓保香光海時宮人 仁祖既反正光海妃柳氏從宮人數輩避于後苑魚水堂兵圍之數日柳氏曰吾豈隱忍而生者誰宣余言宮人皆惶惧不敢出獨保香前呼曰中宮殿在大將下床立保香遂宣柳氏意曰主上失國誰登大位荅曰 宣祖大王孫綾陽君也保香曰今日之舉為 宗社乎為富貴乎大將曰宗社垂亡故舉義而救之何富貴也保香曰以義而名可餓殺前王妃乎大將即啓于 上而進食 上令光海時老宮人監宮中事保香得事 仁烈王后

懷思故主時時泣有告于 后者曰保香心不忘光
海時近之恐有變 后召保香慰曰國之興替何嘗
之有汝真義人也可令保育我子孫即拜保母尚宮
賜與甚厚引告者撻之保香頓首感泣舊宮人皆服
李氏守則佚其名失父母依其姨母業針線姨母早
寡役于 大內宮中法嫁人者不得任宮人職即華
語挾的也李氏年十餘歲亦從之入 莊獻世子遊
後苑亭李氏適侍得幸未幾出外丐食問卷 莊
獻世子微行而識其居復幸之歲壬午 世子薨李
氏遂矢死不嫁購屋必於僻多飼狗備無賴捨盡周

易談命以自食隣人目以巫而逐之移寓城外月巖
村不櫛沐以帛蓋首不見天者三十年隣火及室而
不出賴隣人趨救得生辛亥 正宗大王聞之遣老
宮人以驗其姨媪指示曰彼房中女子是也然 上
不侖之見不可見其面 上為語大臣禮曹堂上及
京兆尹議旌之判尹洪億言貞烈固可褒也事有關
於至重旌之恐不便 上曰然只命億書守則李氏
之家守則者李氏所封女官號秩視從二品
論人每謂人古今不相及節烈之行熾於後世豈古
之人達節今之人守節而然歟若慶運宮人之代

慈殿以殉身者紀信之忠也韓保香之不以存亡易
心者夏侯令女之心也李守則之不避火者宋伯姬
之行也熟謂今古人不相及哉

